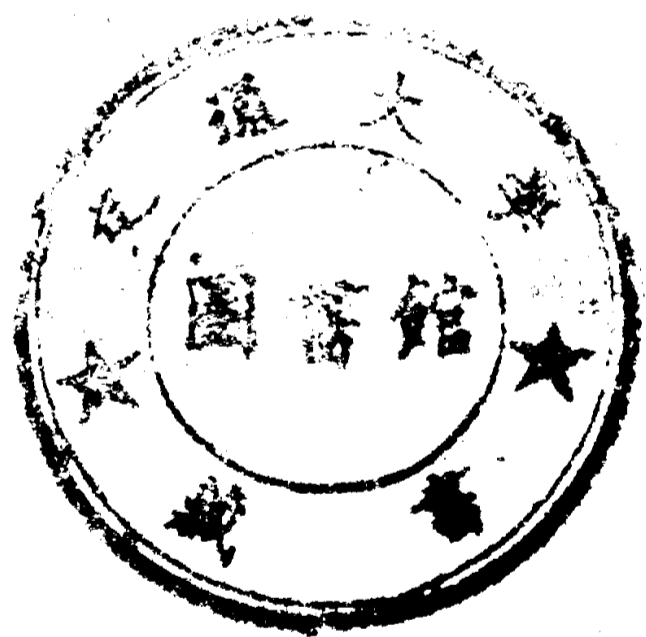


891.72
C.515-2
C.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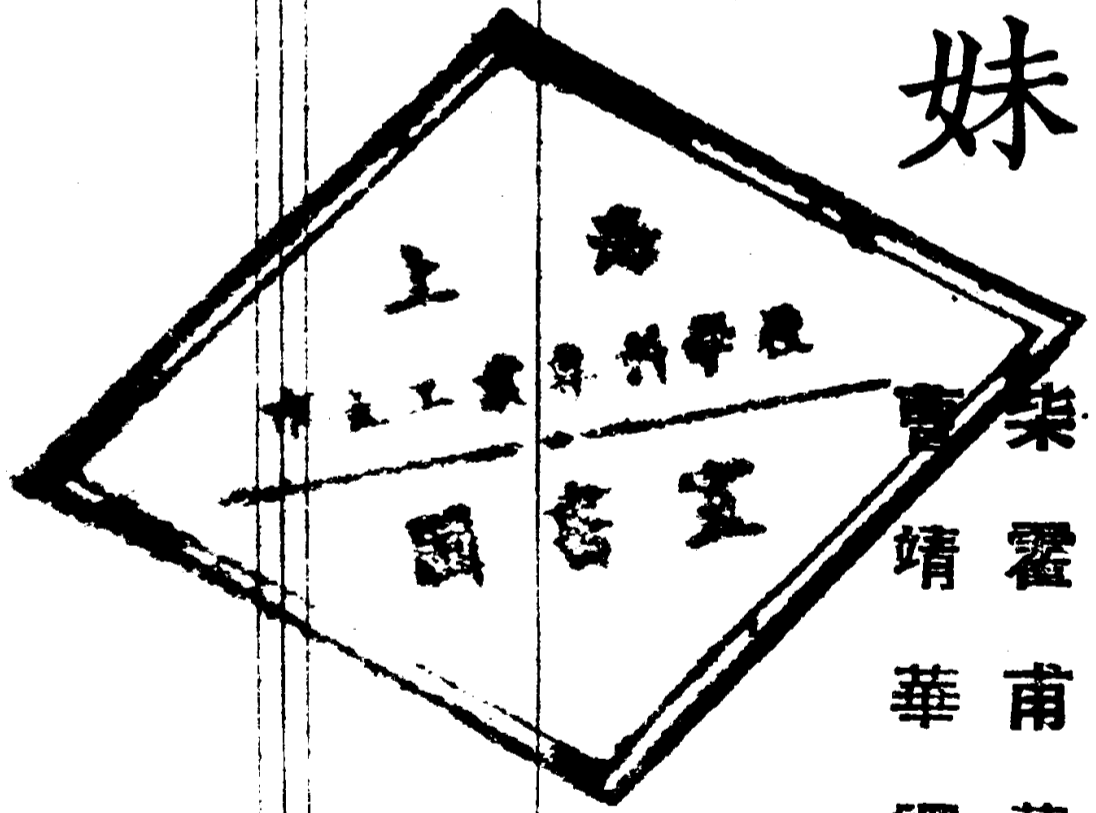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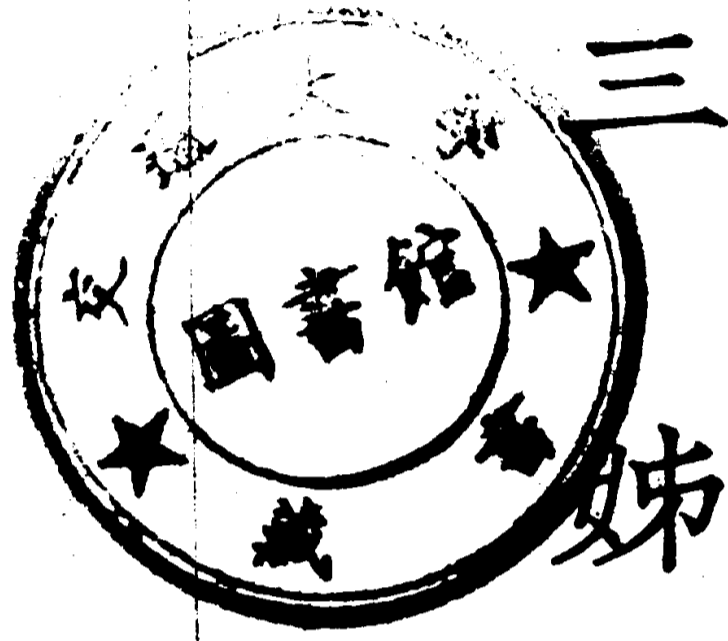
新 中 學 文 庫

三 姊 妹

柴 霍 甫 著
曹 靖 華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妹
朱霍甫著
曹靖華譯

1925

登場人物

蒲洛左洛夫(姓)安得列(名)

娜姐霞——其未婚妻，在第二幕裏就出了嫁。

娥爾加

瑪霞

衣麗娜

他的姊妹們。

庫雷庚(姓)裴得(名)——中學教員，瑪霞的丈夫。

韋世英(姓)亞力山大(名)——陸軍中尉，砲隊連長。

屠怎霸荷(姓)尼古拉(名)——男爵，陸軍中校。

蘇林內(姓)華西望(名)——二等上尉。

齊布德金(姓)伊凡(名)——軍醫。

三 聯 續 登 場 人 物

裴杜其克(姓)亞麗賽(名)——陸軍上校。

路得(姓)吳繼美(名)——陸軍上校。

費拉潘——地方自治會聽差，老頭。

庵裴霞——奶媽，八十歲的老婆。

地 點

在一內地的小城市裏。

第一幕

布景：在蒲洛左洛夫的家中，一座有圓柱子的客廳，從圓柱子後邊可以看見一個大會堂。時在正午；滿院子陽光照着，很是爽快。在大會堂裏邊，桌上預備着早餐。娥爾加穿着天青色的女子中學教員的制服，她常常站着走着都是不住的在改着學生的草本；瑪霞穿着黑色的衣服，把帽子放在膝蓋上，坐在那里看書；衣麗娜穿着白色的衣服，站在那里沈思。

娥
父親死了正正一年了，恰好就是在這一天，就是五月五日，就是在你的命名日，衣麗娜。那時候下着雪，天氣冷極了。那時我想着我是不能再延殘命了；你昏迷不醒的躺着，彷彿死人一樣。一年的時光過去了，我們回想起這些也不憂傷了；你現在穿起這白色的衣服，你的容顏發着光輝。（時鐘打了十二下）那時候的時鐘也正是在打着呢。（少停）曾記得，那時父親出殯的時候，奏着軍樂，在墳上放着鎗。他雖然是一個將軍，是炮隊的旅長，但是那時送殯

的人很少。不過那時在下着雨，很大的雪和雨。

衣 爲什麼又想起這些呢！

（圓柱後面，大會堂的桌旁有屠怎霸荷，齊布德金和蘇林內在那裏坐着。）

娥 今天很暖和，窗子可以打開吧，可是樺樹還沒有發芽呢。在十一年前，父親命任爲旅長之後，就帶着我們離開了莫斯科，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是在五月初間，就是在這時候，在莫斯科的百花大都已经開放了，天氣很溫和，一切都被陽光煦照着。十一年的時光已經過去了，可是我回憶起那兒的一切，彷彿昨天才離開那兒似的。唉！今天早晨醒來的時候，我看着那陽光，看着那春色，那愉快在我心靈裏波動着，我迫切的懷念着我的故鄉。

齊 可不是嗎！

屠 自然是瞎說。

瑪 （望着書沈思，底聲嘯着歌。）

娥 別嘯了，瑪霞，你怎麼能夠這樣呢！（少停）我因爲天天要到學校裏去，課後還要教書教到

天晚，我的頭常常都是痛着，我覺得我彷彿是已經衰老了，實在我在這四年之內，在中校服務，我覺得我的精力和年華，一天天的都消耗去了。不過只剩得些幻想，愈想愈利害……

衣 到莫斯科去。把房子賣賣，把這里一切都結束結束到莫斯科去吧……

娥 是了！快些到莫斯科去。

（齊布德金與屠怎霸荷都笑起來。）

衣 哥哥大概將來要做一個教授，他反正是不在此地住。不過爲着可憐的瑪霞是很困難的。

娥 瑪霞將來年年要到莫斯科去消夏的。

瑪 （底聲嘯着歌。）

衣 上帝保佑，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望着窗子）今天天氣好極了。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心裏這樣的清爽！今天早晨我想起來是我的命名日，我突然感覺到很愉快，我又想起我童年母親再世的時候。這樣美麗的思想在我心靈裏波動着；好美麗的思想呵！

娥 今天你滿面發着光輝，長得分外美麗了。瑪霞也是很美麗。安得列從前長的很好看，不過發

得太胖了，返對於他很不方便。可是我變得很老相了，很憔悴了，這大概是因爲在學校裏氣那些小姑娘氣的了。哦，今天可清閑了，我在家裏，我的頭也不痛了，我覺得我自己比昨天年輕了好些。我已經二十八歲了，不過……一切都很好，一切都是上帝賜與的恩惠，可是我想着，如果我嫁一個丈夫，我整天坐在家裏，那比較着是更好了。（少停）我一定會愛我的丈夫。

屠（向蘇林內）你們真會瞎扯，我真是聽夠了。（向客廳走去）忘了告訴你了；我們新任的砲隊連長章世英先生今天要來拜會你們。（坐在鋼琴旁邊）

娥 哦，好極了！歡迎，歡迎。

衣 他年紀很大了嗎？

屠 不，不很大。頂大不過四十歲，四十五歲。（底聲奏着琴）看相是個很知趣的。不笨——這是的確不錯的。不過愛多說話。

衣 是很知趣的人嗎？

屠 是的，還可以，不過他有老婆，有岳母，還有兩個小姑娘，並且他這還是第二次結婚呢。他去會

客的時候，到處都給人說他有老婆，還有兩個小姑娘。到這里他一定也要說呢。他的老婆是一個半傻子，拖着很長的處女的髮辮，好誇大話，愛談天，並且常常還好去尋死，大概因此給她丈夫不少的磨難。要是我，早已都扔開她了，可是他都忍受了，不過只在人家面前訴說訴說她吧了。

蘇 (同齊布德金由大會堂來到客廳裏) 我一隻手可以舉起來六十斤，可是兩隻手就可以舉起來二百斤，或二百四十斤。因此我得到一個結論：兩個人比一個人的力量不只大兩倍，是大三倍還多……

齊 (走着看着報) 治頭髮脫落的法子是用二錢樟腦，半瓶酒精，溶解開，天天擦着…… (往日記上寫着) 記上了！(向蘇林內) 那麼着，我告訴你，用一個木塞把瓶口塞住，在用一根小玻璃管穿過木塞……然後你再去撮一把普通明礬……

衣 伊凡，親愛的伊凡，

齊 什麼，我的小姑娘，我的親愛的？

|衣 你告訴我，我爲什麼今天覺得這樣的幸福？我彷彿在一個船帆上，那寥濶無際的青天在我上邊蓋覆着，我彷彿背着一群很大的白鳥。這個因爲什麼？因爲什麼？

|齊 (很溫柔的吻着她的兩手) 我的白鳥……

|衣 當我今天醒了之後，我起來洗了洗臉，我忽然想着我在這世上對於一切我都明白了，我並且知道應當怎樣活着。親愛的伊凡，一切我都知道了。凡人都應當勞動，應當臉上流着汗珠去工作，無論他是誰，在這勞動和工作裏邊都含蓄着他的意義和他生存的目的；含蓄着他的幸福，他的愉快，最好是做一個工人，天剛明亮就起來在街上打石頭，或是做一個牧童，或是做一個教師去教孩子，或是在鐵路上做一個機師……唉，做一個人若不能這樣，那真不如變個牛馬，都比那些年輕的女人強得多；她們到十二點鐘才起來，起來坐在牀上喝咖啡，喝了咖啡，穿衣服又得兩個鐘頭……唉，這是何等的可惡呵！我想去工作的心情，好像人們在極熱的天氣裏，時時想去喝水的一樣的迫切。伊凡，假使我將來不早早的起來去工作，你一定同我絕交了。

齊 (很溫和的樣子) 絕交絕交……

娥 父親教我們每天七點鐘起來，現在衣麗娜每天睡到七點鐘才能醒，至少到了九點鐘的時候，她還是^坐躺在牀上想心事。但是她帶着沈思的面容(笑)。

衣 你總是把我當小女孩子看，當我帶着沈思的面容的時候，你總覺得很奇怪。我已經二十歲了！

屠 我渴想着勞動，唉，天呵，我是怎樣的了解呵！我生來不曾作過一次工。我生在嚴寒的聖彼得堡，而且生在游手好閑的家裏；向來不知道什麼勞動和一切的艱難。記得有一天我從軍士學校回家，聽差給我脫靴子，我在那時發脾氣，可是我的母親看着我無限的喜歡；人家不是這樣看我的時候，她老人家還奇怪呢，他們嬌養我，不讓我勞動；可是那里能嬌養得住，那里能夠呵！時光來到了，那一切偉大，新鮮，白浪掀天似的新潮，都一步步的逼近我們了；那白浪掀天的潮流，快來把我們社會的惰性，冷酷，游手好閑，卑污沈悶都沖洗了去！我將要去作工了，再過二十五年——三十年，將來每一個人都要去作工。每個人都要去作工！

齊 我不去作工。

屠 你不在數內嗎！

蘇 好在過二十五年，你們已經都不在人間了。再過兩三年你們中風死了，或者我有時火上來的時候，用槍把你們的腦袋打穿，一命嗚呼了。（到衣袋裏掬出一瓶香水，往胸前，手上洒着。）

齊（笑着）可是我實在從來什麼也不做。從大學畢業之後，我的指頭運動都沒動過，連一本書也沒有看過，不過只看看報吧丁……（從衣袋裏又掬了一張報。）這不是……報上說有位杜布洛柳包夫，但是他著作些什麼——我不和道……誰知道他作些什麼……（聽見樓下有叩門的聲音）娥……有人在樓下叫我呢，有人來找我來了。我馬上就來……請等一下……（理着鬍子，急遽的走出。）

衣 大概他想什麼法子呢。

屠 是的，他帶着很莊重的樣子出去了，大概要給你帶些禮物回來。

衣 真是討厭人！

娥 是的，這真討厭。他常常會作些冒味的事。

瑪 海灣有棵碧綠的椽樹，樹上掛着金練……樹上掛着金練……（站起來底聲唱着。）

娥 你今天太不暢快了，瑪霞。

瑪 （唱着，戴上帽子。）

娥 你到那兒去？

瑪 回家去。

衣 真奇怪……

屠 人家在做命名日，你倒回去！

瑪 反正都是一個樣……我晚上來。再見吧，我的親愛的……（吻衣麗娜）再祝你康健而且幸福。從前當父親在世的時候，每逢我們的命名日，每次都有三四十個軍官來，從前是多熱鬧，今天只有這一半個人，寂寞的好像在沙漠上的一樣……我要走了……我今天很愁悶，不大暢快，你也別聽我的話吧。（噙着眼淚笑着）以後再談吧，現在少陪了，我的親愛的，我要到

別處去。

衣 (不滿意) 唉，你怎麼着呢……

娥 (噙着淚) 我明白你，瑪霞。

蘇 如果一個男子去談哲理，那麼，這就叫做哲學，或者叫做詭辯學；如果有一個女子去談哲理，或者有兩個女子去談哲理，那麼這個叫做——我說不上來了。

瑪 你這可怕的人，你說這話要表示什麼意思呢？

蘇 沒有什麼。他嘆息都沒有來得及——一隻熊可撲上他了。(少停。)

瑪 (氣着，向娥爾加) 別哭了！

(庵表霞同費拉潘帶着點心入。)

庵 到這兒來朋友，進來吧。不要緊。(向衣麗娜) 這是地方自治會的普洛多波波夫先生教送來的點心……

衣 謝謝。回去代我謝謝他。(接點心。)

費 什麼？

衣 (大聲) 替我謝謝！

娥 奶媽，把這點心給他些。費拉潘，來，教她到那里給你些點心吃。

費 什麼？

庵 我們走吧，費拉潘。我們走吧…… (同費拉潘出。)

瑪 我不喜歡普洛多波波夫，不要再招呼他好了。

衣 我沒有招呼過他。

瑪 那就是了。

(齊布德金入，一個兵士拿着銀火壺在他後邊跟着；大家都驚異的轟吵着，表示不滿意的樣子。)

娥 (以手掩面) 火壺這真不了！(出去到大會堂裏，向棹子走去。)

衣 伊凡，你幹什麼！

屠 (笑)我給你說過了。

瑪 伊凡,你簡直連一點羞恥都沒有!

齊 我的親愛的,我的親愛的,你是我唯一的愛人,在這世界上我所最愛的就是你。我快六十歲了,我成了老頭子了,我是一個孤另另的微弱的老頭子……我除了對於你的愛而外,我覺得一切都沒有意思了,如果要不是你,我早已都不在人間了……(向衣麗娜)我的親愛的小姑娘,自從你生下來我就認識你……我從前懷抱着你……我愛過你的先母……

衣 但是,你爲什麼送這樣貴重的禮物呢!

齊 (噙着淚,生氣)貴重的禮物……哦,你太瞧不起人了!(向他的從卒)把火壺拿到那里去……

……(嘲弄着)貴重的禮物……(從卒把火壺拿到大會堂去。)

庵 (走客廳經過)親愛的,有位上尉來了,他是生人。他已經把大衣脫了,姑娘們,到這里來。衣麗娜,你要放和氣一點,放殷勤一點(往出走着)吃早飯已經早到時候了……天呵……

屠 韋世英先生大概要來。

(章世英入)

屠 章世英先生!

章 (向瑪霞和衣麗娜)容我自己來介紹吧:我是章世英。我究竟會見你們了,真是喜出望外。你們可長這樣大了!呵呀!呵呀!

衣 請坐,請坐。我們十分的歡迎。

章 (愉快)我真愉快極了,我真愉快極了!你們姊妹三個;我記得還是三個小姑娘呢。面目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你們的父親從前有三個小姑娘,我記的清清楚楚的,並切還親眼見過的。時光過的真快呵!唉,唉,時光過的真快呵!

屠 亞力山大是從莫斯科來的。

衣 從莫斯科來的嗎?你從莫斯科來的嗎?

章 是的,是從那里來的。你們的父親從前在那里做炮隊旅長的時候,我在那一旅裏做過軍官。
(向瑪霞)你的面目彷彿還有點記得。

瑪 可是我對你一點也記不清楚了！

衣 娥爾加！娥爾加！（往大會堂裏喊着）娥爾加，來啣！

娥 （由大會堂到客廳來。）

衣 陸軍中尉韋世英先生原來從莫斯科來的。

韋 娥爾加，你大概是大的……可是，瑪霞，你……衣麗娜一定最小……

娥 你是從莫斯科來的嗎？

韋 是的。我從前在那兒讀書，後來就在莫斯科作事，在那里作事作了很久，後來命任爲此地的砲隊連長，才到這兒與你們相見。我自己對於你們一點也記不清楚了，不過只記得從前你們有姊妹三個。你們的先父常常在我心靈裏記憶着，我閉目一想，就看見他好像活着的一樣。從前在莫斯科的時候，我常常到你們家裏去……

娥 我似乎一切都記得，只是想不起來……

韋 我叫亞力山大……

衣 亞力山大，你從莫斯科來……這真是意料之外的事！

娥 你知道我們也將要到莫斯科去了。

衣 我們想着到了秋天，我們已經在那里了。我們故鄉的城市，我們生在那兒……在舊芭思漫街……（她倆愉快的笑了起來。）

瑪 無意之中同我們的鄉親見面了。（活潑）現在想起來了！娥爾加，你記得，在我們家裏都說有位『戀愛將軍』。你那時是一個陸軍中校，你愛上了一個人，那時大家都給你鬧玩笑的時候，不知怎的都給你叫『戀愛將軍』……

章 是的，是的……『戀愛將軍』這是因為……

瑪 你那時不過多少有兩根鬍子……呵，現在你可變得這樣老相了！

章 是帥，當他們給我叫戀愛將軍的時候，那時我還年輕着呢，還正講戀愛呢。可是現在不是那樣了。

娥 但是你還沒有一根白頭髮呢，你變老相了一點，可是還不算老，

章 但是，已經四十三歲了。你們離開莫斯科很久了嗎？

衣 十一年了。唉，你哭什麼呢，瑪霞，你真是奇怪人……（淚下）我也禁不住要哭了。

瑪 我不要緊。你在那道街住的？

章 在舊芭思漫街。

娥 我們也在那道街……

章 我有一個時候住在德國街。我從德國街到紅營去的時候，經過那『含愁橋』，那橋下的水聲

濺濺的響着，人間的孤獨者站在那兒，那千愁萬恨都湧上心頭了。（少停）這裏有這樣一道

寬濶美麗的江河！好美麗的江河呵！

娥 是的，不過氣候太冷了。此地天氣冷而且有蚊蟲……

章 那的話！這裏有這樣美麗適宜的斯拉夫的氣候；有森林、江河……並且這裏也有樺樹。那可

愛的，羞羞澀澀的樺樹，我愛他比愛一切的樹都愛得很。在這里住着好極了。不過所奇怪的，

就是距火車站有四十里遠……誰也不知道因為什麼要這樣的。

蘇 我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大家都看着他)因爲如果火車站近了就是不遠，遠了就是不近。
(都不知所措的啞場了一會)

屠 你真是滑稽大家，華西里。

娥 我現在也想起你了。想起來了。

韋 我認識你的先母。

齊 她是很賢德的人，祝她在天國享福吧。

衣 媽媽葬在莫斯科的。

娥 在新處女尼庵裏……

媽 你們想想看；我已經把她的面容都忘記了。這麼着人家對於我們將來也會記不起。也要忘記的。

韋 是的。都會忘記了的。我們這樣的命運，真是無可奈何呵。我們以爲那些莊嚴的、偉大的、極重要的東西，到了將來——都會被忘卻了，或者以爲無關輕重了(少停)這也很有趣，我們現在

簡直不能夠知道將來究竟什麼算是高尚的、重要的、什麼又算是可憐而且可笑的。哥伯尼之發明，或科侖布之發見，在當初人家都以爲是無關輕重而且可笑的事，以爲那不過是些無名小卒發些荒唐無稽的空論吧了，並不以爲是真理嗎？我們現在的生活我們過慣了，將來人家也許以爲我們現在這種生活是畸形的、不便的、無意識的、不大清潔的，甚而是有罪的……

屠 誰知道？也許將來人家以爲我們的生活是高尚的，他們追想起我們的生活而起敬佩之心。現在沒有拷問，沒有刑罰，沒有攻擊，可是同時真痛苦極了！

蘇 (細聲) 嘖，嘖，嘖……不要讓男爵吃飯，光叫他談天好了。

屠 華西里，請你別攪擾我……(坐到別處)這終究是煩人得很！

蘇 (細聲) 嘖，嘖，嘖……

屠 (向韋世英) 痛苦現在都逼近來了——無限的痛苦呵！可是始終有人說：社會裏確有一種道德運動，已經興起了……

章 是的，不錯，那自然。

齊 你剛才說的，人家將來都以爲我們的生活是很高尚的；可是人總是下賤的……（站起來）你瞧一瞧，我是何等的下賤。不過爲着安慰我自己起見，不得不說我的生活是高尚的罷了；這是很明白的道理。

（台後拉着提琴）

瑪 這是安得列拉的，是我們的哥哥。

衣 他是我們家裏的學者。大概將來可以做一個大學教授。爸爸從前是一個武人，可是他的兒子卻想做學者呢。

瑪 這是爸爸的心願。

娥 我們今天笑弄他。他似乎有點愛上誰了。

衣 愛上了此地的一個姑娘。她今天大概要到我們家裏來。

瑪 哈，她穿的真奇怪極了！穿的並不是不好看，並不是不時髦，但是簡直寒心人極了。她穿着一

種奇怪的，光亮的，淺黃色的裙子，上邊帶着這樣俗不堪耐的纓子，並且穿着紅短衣。她的臉上洗的一道一道污垢！一道一道的污垢！安得列不會愛上她——我不想他還有嗜好，他真是拿我們開心，真是惡作劇。昨天我聽說她要嫁給此地地方自治會會長蒲洛多波波夫。這也不錯……（到旁邊的門口）安得列，到這兒來！親愛的，到這兒來一下！

（安得列入。）

娥 這是家兄安得列。

章 我是章世英。

安 我是蒲洛左洛夫。（拭着汗臉）就是你先生到我們這兒任砲隊連長的嗎？

娥 你想想，亞力山大是從莫斯科來的！

安 是的嗎？[？]恭喜恭喜，現在我的姊妹們恐怕太煩擾你了。

章 我卻已經使他們厭煩我了。

衣 你們瞧一瞧吧，今天安得列送我一個像架，真好極了！（取出像架）這是他親自做的。

章 (看着像架不知說什麼好) 是的……這作品……

衣 還有在那鋼琴上放的那一個也是他做的。

安 (擺着手走去)

娥 他是我們家裏的學者，會拉提琴，還會做這些種種的小玩意，總而言之，他是一個能手。安得列，別走！他照例的——總是常常愛走到這里來！

(瑪霞與衣麗娜去抱着他，笑着往回拉)

瑪 來，來！

安 請丟開我吧。

瑪 真好笑！從前人家都給亞力山大叫『戀愛將軍』，他連一點也不氣。

章 一點也不！

瑪 我想給你叫『戀愛琴師』

衣 或者叫『戀愛教授』……

娥。他愛上了！安得列愛上了！

衣。（拍手喝采）好呀！好呀！再來一回！安得列愛上了！

齊。（走到安得列後邊用兩手摟住他的腰）天就是爲着愛情生出我們這些人來的！（哈哈大笑；他時時刻刻的拿着報紙。）

安。哦，夠了，夠了……（拭着臉）我一夜沒有睡覺，現在有點不舒服。昨夜看書一直看到四點鐘，後來躺下去睡，可是連一點也沒有睡着。胡思亂想的一直想到天亮，到了太陽射入到我寢室的時候還沒有睡着。我夏天要在這里翻譯一本英文書。

章。你會看英文書嗎？

安。是的。我們的父親從前強迫我們受教育。這真是可笑而且呆笨的事，但是我們還是要承認這些的，他去世之後，我就發胖了，在這一年之內就慢慢的發胖了，彷彿我的身子從那被壓迫的地位解放出來了。謝謝我們的父親；我和姊妹們都會法文、德文和英文，衣麗娜還會意大利文。但是得着的這些知識真是不容易呵！

瑪 在這樣的城裏，會三國文字真是用不着的奢侈品。這好像第六個手指頭，是同樣無用的附屬品。我們會那麼多真是多餘呵！

韋 那里話呢！（笑着）你說你們能知道的真是多餘嗎！我以為在世界上無論在什麼沈悶蔽塞的城裏，都應當有精明而且有學問的人。假定在這城裏的十萬居民裏邊，自然都是些頑固而且粗野的人，像你們這樣的，也不過只有三個了。自然你們周圍的大多數的愚民，不能受你們的影響；但是你們日常要慢慢的使你們的力量與羣衆混合起來，那生活雖然窘迫着你們，可是你們還是不能夠消滅，你們的影響還是仍舊的存留着；你們去世之後，也須生出來像你們這樣的有六個，十二個，以至於連續不絕，到後來大多數的人類都同你們一樣了。經過二三百年之後，世界上的生活都變成十分的美麗，不可思議的美麗了。人們都渴望着這樣的生活，如果現在沒有這樣的生活，那麼人們都預先感覺着牠，期待着牠，幻想着牠，預備着去追求牠，因此人們要比他們的祖宗多見多聞。（笑着）你們還訴說你能知道的是多餘嗎！

瑪 (脫下帽子) 我要去吃早飯了。

衣 (嘆息) 實在應當把這些話記下來……

(安得列暗暗的走出去。)

屠 你說再過許多年，世界上的生活都變成十分的美麗，不可思議的美麗。這的確是不錯的。但
是要參加這現實的生活，就算遠遠的參加，也要有此準備才好，要工作才好……

韋 (站起來) 是的。你們家裏的花真多呵！(環顧着) 房間也好極了，我真羨慕！可是我平素住的
房間裏邊，只放着兩張椅子，一張桌子，一個火爐，爐子還常常冒着烟。在我家裏就是少這樣
的花……(拭着手) 唉！怎麼好呢！

屠 是的，應當去工作。你大概想着我像一個容易動感情的德國人，老實告訴你，我是俄國人，我
連德國話也不會說。我的父親是奉希臘教的……(默)

韋 (在台上走着) 我常常想——假使要重新開始生活，而且是有意識的生活，那時怎麼樣？以
前經過的一種生活是黑暗的；現在別有一種清潔的生活了！那時，我們大家首先總要竭力

不墮以前的覆轍，至少要造成一種新環境——我們的房裏要滿插着花草，光明溫潤……我有妻子，有兩個小女孩，但是妻子還是不強健的夫人，唉，假使我要重新開始生活，那我一定不願結婚了……不了，不了！

（庫雷庚穿着制服入。）

庫

（走近衣麗娜）親愛的妹妹，我恭賀你的命名日，恭祝你康健，誠心誠意的祝你——你這樣年紀的女郎所應當受人祝賀的……我拿了這一本書送你做禮物吧。（給書）這是我編的我們學校的五十年的歷史。這是我無事的時候，隨便寫些瑣碎的東西，但是請你看一看吧。早安，諸位！（向韋世英）我是庫雷庚，是此地中學的教員，是七等文官。（向衣麗娜）在這本書上你可以查出這五十年來在我們校裡畢業的人名姓民。我所能作的我統統都作了，如果有比我強的人來作，那一定是更好了。

衣

可是到復活節的時候，你已經要把這本書送給我了。

庫

（笑着）不能有的事。那麼着，最好把牠送給上尉。請你帶去吧，上尉，你帶去看看消遣吧。



章 謝謝你。(預備要走)同你們會面，我真是快活極了……

娥 你想走的嗎？別走，別走！

衣 請你留在我們這里吃早飯吧。

娥 我請求你在這里吃早飯！

章 (行禮)我恰好逢着你們命名日的宴會。請原諒我，我不知道，沒有給你們送禮…… (同娥爾加到大會堂去)

庫 諸位，今天是禮拜日，是休息的日子，我們要去休息，我們要去快樂快樂；各人有各人的年紀，各人有各人的地位，——大家快樂吧。地氈到夏天都應當收藏起來，收藏的時候，當用波斯粉或樟腦把他撒一下……羅馬人都很強壯，因為他們會勞動，會休息，他們從前有句格言說：『健全的智慧，寓於健全的身體之中。』他們的生活，都是按着一定的常規的。我們的校長說：生活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常規……如果他的生活失了常規，那就算完了——就是在我們一天的生活裏邊，也都要有常規。(摟住瑪霞的腰笑着)瑪霞愛我。我的妻子愛我。窗子也同

地氈一齊收拾起來吧……我今天心里真愉快極了。瑪霞，今天四點鐘我們到校長家理去。教職員和他們的家眷都預備去旅行。

瑪 我不去。

庫 (傷心)親愛的瑪霞，爲什麼？

瑪 以後再說吧……(生氣)好，我去，不過請你離開我吧……(走開)。

庫 後來我們再到校長家裏開晚會。雖然他有病，可是這人他很想社會上作事。他是一個很不錯，很磊落光明的人物，昨天晚上開畢會議之後，他給我說：『真累了，裝得真累了！』(望了望牆上的鐘，又看了看自己的表)你的鐘快了七分。是的，他說真累了！

(在後台拉着提琴)。

娥 諸位，請來吃早飯吧！吃點心吧！

庫 哈，我親愛的娥爾加，我的親愛的！昨天我從早晨作事一直作到晚上十一點鐘，真累了，今天覺得我自己很幸福的。(到大會堂向棹子走去)我的親愛的……

齊 (把報紙放到衣袋裏，理着鬍子) 點心嗎？好極了！

瑪 (很莊重的向齊布德金) 我要警告你：今天什麼都不要喝。聽見了嗎？你喝酒是很有害的。

齊 那的話！我的病已經好了。我的酒病已經兩年沒有犯過了。(情不自禁) 唉，親愛的，那反正不都是一個樣子嗎！

瑪 還是不敢喝好了，不敢喝。(生着氣。但是不敢使她丈夫聽見她的話) 晚上又要在校長家裏發悶了！

屠 如果我處到你的地位，我一定不去了……這很平常的。

齊 你不要去，我的親愛的。

瑪 但是，不能不去吧……這真是造孽的，活受罪的生活……(到大會堂去)

齊 (跟她走去) 唉！

蘇 (在大會堂走着) 嘖，嘖，嘖……

屠 夠了，華西里，夠了。

蘇 嘖，嘖，嘖……

庫 (快活) 祝你康健，上尉！我是教員，在這里也都不是外人，我是瑪霞的丈夫……她很溫柔的，十分溫柔的……

韋 我要喝盃酒……(喝) 祝你康健！(向娥爾加) 我在你們這里好極了！……

(在客廳裏只剩下衣麗娜與屠怎霸荷。)

衣 瑪霞今天心不在肝了。她十八歲就出了嫁，那時她以為他是很精明的人。可是現在不是那樣了。他溫和到是很溫和，可就是不大精明。

娥 (情不自禁) 安得列來喇！

安 (在台後) 就去了。(進來向棹子走去。)

屠 你想什麼？

衣 不想什麼。我不喜歡你們這位蘇林內，我並且害怕他。他光說些不中聽的話……

屠 他是很古怪的人。我有時很可憐他，有時很怨恨他，不過還是很可憐他。我以為他是很謙遜

的人……當我們倆同他在一齊的時候，他就很聰明，很和氣；可是到了大眾面前，他就成了很鹵莽，很粗野的人了。不要去，讓他們去吃飯去吧。不要使我離開你。你想什麼呢？（少停）你二十歲，我還不到三十歲，我們正是來日方長，我拿着我全付的愛情來愛你……

衣 尼古拉，別對我講愛了。

屠 （沒聽見）我迫切的渴望着生活，奮鬥，勞動，這些渴望，在我心靈裏和我的愛打成一片，都付之與你，衣麗娜；你是很美麗的，我想着我們的生活真是美麗極了！你想什麼呢？

衣 你說：生活是很美麗的。這不過是你想着牠是如此吧了！我們姊妹三個還沒有過過美麗的生活，只有牠壓迫着我們，好像荒草一般的乾燥……我的眼淚都流出來了。這些都是需用不着……（快着拭了拭臉，微笑着）應當去工作，工作。我們不知道勞動，因此我們不快樂，我們看一看我們的生活是何等的黑暗呵。我們生下來就離開了人們，賤視勞動……

（娜姐霞穿着水紅色的衣服，束着綠帶子入。）

娜 那兒已經開早飯了……我來遲了……（稍微照了照鏡子，理容）頭梳的大概還可以……

(看見衣麗娜)親愛的衣麗娜,恭喜,恭喜!(親親的作長久的接吻)我們家裏有很多的客,我實在慚愧……早安,尼古拉。

娥 (到客廳來)呵,娜姐霞,早安,我的親愛的!(接吻。)

娜 恭喜,恭喜。我們家裏這麼多的人,我真經不住吵鬧了……

娥 得了,在我們家裏的都是自己人。(驚奇的低聲說)你束着綠帶子!親愛的,這個很不好!

娜 難道這還有什麼預兆嗎?

娥 不,這簡直不合適極了……並切有點太怪了……

娜 (帶着哭聲)是的嗎?你瞧這不是綠的,這是有光的。(跟着娥爾加到大會堂去。)

(大家都在大會堂坐下吃早飯;在客廳裏沒有一個人。)

庫 衣麗娜,我祝你嫁一個好丈夫。你已經到了出嫁的時候了。

齊 娜姐霞,我也祝你得一個好丈夫。

庫 娜姐霞已經有人了。

瑪 (用肉叉敲着碟子) 吃杯酒再說! 唉, 酸梅子的生涯, 我們那里能不倒霉呀!
你算什麼樣兒。

康 這酒真有味極了。這用什麼東西泡的?
蘇 用油蟲泡的。

衣 (帶着哭聲) 啐! 啐! 真惡心人! ……

娥 今天晚飯有燒雞, 甜點心, 蘋菓。好在今天我一天都在家裏, 晚上也在家裏……諸位, 請晚上都來吧。

韋 讓我晚上也來好了!
衣 請你來吧。

娜 他們都很隨便的。

齊 天就是爲着愛情才生出我們這些人來的。(笑)
安 (生氣) 別說了, 諸位! 你們別再討厭我吧。

(費拉潘和路得帶着很大的花籃進來)

裴 但是，大家都已經開早飯呢。

路 (大聲，咬着舌頭) 開早飯嗎？是的，已經開早飯了……

裴 少等一下！(照相) 好！再少等一下……(照第二張) 好！現在照好了！(把花籃收拾起來，都到大會堂去，在那里與他們相會，十分熱鬧。)

路 (大聲) 恭喜，恭喜！今天天氣真好極了，真好極了。今天正早上都是同學生們遊玩。我是在學校裏教體操呢。

裴 可以隨便動一動，衣麗娜，不要緊！(照相) 你今天穿的很好看。(由衣袋裏掏出一個陀螺) 這就是陀螺……這聲音好聽極了……

衣 真精緻極了！

瑪 海灣有棵碧綠的橡樹，那樹上掛着金練……樹上掛着金練……(哭) 唉，我爲什麼說這個？從早上起來這一句詩就在我心裏縈繞着……

庫 十三個人坐一張桌子！真是凶兆！注一 俄俗十三個人不能坐一張桌子，其中必有一人病或死。所以，他們要是逢

着只有十三個人吃飯時，必到街上不論什麼路人乞丐拉一個去陪他們。

路 (大聲) 諸位，難道你們還注意這些迷信嗎？(笑)

庫 如果有凶兆，那就是這里有人愛上誰了。不是嗎，伊凡，大約……(笑)

齊 我是一個老罪魁，可是娜姐霞爲什麼害臊，我真不能夠明白了。(大聲笑着；娜姐霞由大會

堂跑到客廳裏，安得列在她後邊跟着)

安 得了，別在意了！等一等……站住，我請你……

娜 我害羞……我不知道他們拿我怎樣的玩弄呢，他們光拿我開玩笑。我剛才正吃飯的走開

了，實在有點不好看，可是我不能……不能……(以手掩面)

安 我的親愛的，我請求你，懇求你，放心吧。我要請你相信；他們鬧着玩，他們都是好意。我的親愛

的，他們都是很老實，很親熱的人，並且都是很愛我和你的。到窗子跟前來，在這兒他們都看

不見我們……(四面環顧了一下)

娜 我這樣同他們在一起真玩不慣……

安 呵，我的青春的時期，我的美麗如花的青春時期呵！我的親愛的，別這樣的發急吧！……你相信我吧，……相信我吧……我真愉快極了，心靈裏充滿着愛情和愉快……呵，他們看不見我們！看不見我們！爲着什麼，爲着什麼我愛你，從什麼時候我愛你——呵，我什麼也不明白了。我的親愛，溫柔，真純的娜姐，你將作我的妻子了！我愛你，我愛你……我向來沒有這樣的愛過……（接吻。）

（兩個軍官進來，看見一對接吻的人，都很驚奇的站着。）

——幕下——

第二幕

佈景：與第一幕同，晚八點鐘的時候；在台後的街上隱隱約約的聽見有奏手琴的聲音。沒有燈光，娜姐霞穿着睡衣，照着蠟燭進來；她走到安得列的門口站着。

娜 安得列，你幹什麼呢？看書的嗎？沒有什麼，我不過……（走去推開別的門，往裏看了一下，又把門關上）沒有火嗎……

安 （手裏拿着書入）你作什麼呢，娜姐霞？

娜 看看有火沒有……現在狂歡節到了，底下人什麼也不管了，因為怕發生什麼事情，所以我得看一看。昨天半夜的時候，我走飯廳裏過，那裏有蠟燭正在點着。誰點着呢，到底沒有追究出來。（放下蠟燭）幾點鐘了？

安 （看表）八點一刻。

娜 可是娥爾加與衣麗娜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沒有回來。都去作事去了，真都是些可憐的人。娥

爾加在開教務會議，衣麗娜在電報局裏……（嘆息）今天早上我給你的姊妹說：『好好保重一點吧，衣麗娜，我的親愛的。』可是她也不聽我。你說，八點一刻嗎？我怕我們的寶貝不大很舒服。爲什麼他這樣的發冷呢？昨天他發燒，可是今天他又全身發冷……我真怕極了！沒有什麼，娜姐。孩子沒有病。

娜 但是最好還是要得教他忌口。我害怕。聽說今天九點來鐘，假面跳舞的人要到我們家裏來，最好是請他們不要來好了，安得列。

安 我實在不知道。大概有人請過他們吧。

娜 今天早上小孩子醒來的時候，看着我忽然的微笑了起來。大概認識我了。我說：『小寶貝，早安！』他笑了起來。孩子們都懂話了，都很懂話了。這麼着，安得列，我告訴不要叫跳舞的人來好了。

安 （猶豫不決）這只有隨姊妹們的便宜吧了。她們都是當家人。

娜 她們是當家人，我向她們說。她們是很好說話的……（走着）我教晚飯預備了些酸牛奶。醫

生說教你只吃酸牛奶，不然就不能變瘦了。（站着）小孩子身上發冷，我怕大概是在他房裏溫度太低了。雖然現在天氣很暖和，我想也要把他換到別的房間去住。比方衣麗娜的房間，教小孩子住着正合適：又不潮濕，並且整天都是陽光照着。應當告訴她，請她暫且可以同娥爾加住到一個房間裏……她反正是白天不在家，不過夜裏在家睡睡覺吧了……（少停）安得列，你怎麼不作聲呢？

安 是的，我想着……也沒有什麼話可說的……

娜 但是……我要給你說什麼……哈哈，想起來了，自治會的費拉潘來在那里請你的。

安 （打哈欠）教他來。

（娜迴霞出；安得列伏在她忘了帶去的蠟燭下邊看書。費拉潘穿着舊的破外套，把領子拉起來，用手巾把耳朵圍着，入。）

安 你好吧，有什麼話說？

費 會長打發我來給你送一本書和一件公文。就是這……（給書和信。）

安 謝謝，好。你爲什麼來的這麼晚？你沒見已經八點多了。

費 什麼？

安 (高聲)我說你來的晚了，已經八點多了。

費 是的。我要到你這里來的時候，天還沒黑呢，可是他們都不讓我來。他們說：老爺沒有工夫。呵，怎麼辦呢。你們的事忙就是忙，可是我一點也不忙。(他想安得列問他什麼話的一樣)什麼？

安 沒有什麼。(檢看着書)明天是禮拜五，我們放假，但是反正都是要到那兒去的……去作事的。在家裏真苦悶……(少停)好老頭，這樣奇異的變動，這樣騙人的生活呵！今天我因爲很苦悶，因爲沒事做，我才拿起這一本書——大學的舊講義，我也覺得好笑起來……唉，我是地方自治會的秘書，這會裏是蒲洛多波波夫做會長，我是一個秘書，我最大的希望——祇是當地方自治會的會員！我這種人，天天夢裏都想當莫斯科大學的教授，成一個學者，替俄國增增光，——我這種人還要當地方自治會的會員！

費 我聽不清楚……我耳朵很聾。

安 如果你耳朵不聾，我也不給你說了。我有話向誰說呢，我的妻子不能明白我，姊妹們呢，我有點怕她們，怕她們譏笑我，出息我……我不吃酒，不愛到酒館裏去，可是我現在很願意去坐到那莫斯科蝶史多夫的飯店裏，或大莫斯科的飯店裏。

費 在莫斯科自治會裏邊，前天有一個包工人說：有幾位商人吃燒餅；一個人吃了四十個燒餅，吃了就死了。他吃了不是四十個，就是五十個，記不清了。

安 假若你坐到莫斯科的大戲園裏，你誰也不認識，誰也不認識你，並且你也不覺得你是異鄉的人。可是在這里你一切人都知道，一切人都知道你，可是你是異鄉的，異鄉的人……異鄉而且孤獨的人。

費 什麼？（少停）那一個包工人說——也須是撒謊的——他說要把全莫斯科用大鎖鏈橫着把牠隔開。

安 爲什麼？

費 不知道，這是包工人說的。

安 真是胡扯。(看着書)你到過莫斯科嗎?

費 (少停)沒有到過。(少停)我走吧?

安 你可以走了。再見。(費拉潘出)再見吧。(看書)明天早上你來取公文……走吧……(少停)

他去了。(有鈴聲響着)可是，事情……(伸着懶腰，慢慢的到自己房裏去。)

(臺後奶媽搖着嬰兒，唱着眠歌。瑪霞與韋世英入，他們談着話，後來丫頭把燈和蠟燭都點着。)

瑪 我不知道。(少停)我不知道。自然習慣有很大的關係。比方父親去世之後，我們沒有馬弁，我們早已都過不慣這些。但是處處都是出乎習慣之外的事，我的心是很率直的。也許在別的地方不會有這樣的事，可是在我們這城裏最體面，最高尚，最有學問的人——就是軍人了。

韋 我想喝點茶。

瑪 (看着表)馬上就拿來。我出嫁的時候，那時我才十八歲，很怕我的丈夫，因為他是教員，我那時剛才畢了業。我以為他是很有學問，很精明，很嚴重的人物呢。可惜現在不是那樣呵。

章 不錯……是的。

瑪 關於我丈夫，我不說什麼，我對他還可以過得來；可是那些文官，盡都是些粗野的，無情的，不懂禮的人。他們拿那些粗野的話來令我生氣，來欺負我，我看見那些不細心，不溫柔，不懂禮的人的時候，我真是痛苦極了。當我在那些教員和我丈夫的朋友中間的時候，那我簡直要痛苦死了。

章 是的……但是我想那些官僚或武人，反正都是一個樣，在這城裏至少也要算一樣沒有趣的人！反正都是一個樣！如果你要聽一聽此地知識階級人的話——官僚或武人，他們爲着妻子受痛苦，爲着家務受痛苦，爲着生計受痛苦，爲着牛馬瑣事受痛苦……俄國的人們，本來都有很高超的思想，但是請你告訴我，爲什麼他們所得到的現實生活這樣的卑污爲什麼？

瑪 爲什麼？

章 爲什麼他同兒女受磨難，同妻子受磨難？爲什麼兒女妻子同他受磨難？

瑪 你今天有點心不在肝了。

韋 也許是的。我今天沒有吃中飯，從早上起來一點東西也沒有吃。我的女兒有點不舒服，每逢我女兒有病的時候，我心裏真煩極了，我最感痛苦的就是她們會有這樣的母親。唉，倘使你今天見了她，那真是不像人形呵！今天早上七點鐘，我們就互相的對罵着，一直罵到九點鐘我把門關上就走開了。（少停）我向來沒有說過這些事，這也奇怪，今天不過只向你一個人說了。（吻手）別要氣我吧；除你之外，我連一個人也沒有了，一個人也沒有了……（少停）爐子裏響得真利害，我們的父親臨終的時候，在烟筒裏就是亂響着，就同這個一樣。

韋 你還信這些迷信嗎？

瑪 是的。

韋 這真奇怪。（吻手）你是美麗而且嬌豔的婦女——美麗而且嬌豔！這兒很黑暗，可是我看見你眼裏放着光輝。

瑪 （坐到別的椅子上）這兒明亮了一點……

我愛，愛，愛……愛你的眼睛，愛你的儀容，我夢想着那些……呵，好美麗動人的美女呵！

瑪 (低聲笑着) 當你同我說話的時候，我雖然有點害怕，但我不知道爲什麼愛笑，請你不要再說了吧…… (低聲) 但是，說吧，反正都是一個樣…… (以手掩面) 我反正都是一個樣。他們要到這兒來了，請隨便談些別的事吧……

(衣麗娜與屠怎巴荷經過大會堂入)

屠 我有三個姓。我姓屠怎巴荷——柯洛尼——亞特夏爾，可是我是一個俄國人，是希臘教徒，同你們一個樣。德國人的氣質我帶的很少了，不過還帶點忍耐、固執的性情，這些你一定有點討厭了。我每天晚上都來送你。

衣 我真累了！

屠 我每天到電報局去送你回家，將來送你十年，二十年，一直送到你厭煩我的時候。(看見瑪霞與韋世英，帶着愉快的樣子) 是你們嗎？晚安。

衣 我究竟也回到家了。(向瑪霞) 剛才一位婦人到電報局往沙拉多夫給她的哥哥打電報，說

她的兒子死了；無論如何就是想不起來地址。於是就不要地址，簡直打到沙拉多夫了。她哭着，我也無緣無故的說她了一句不好聽的話。我說：『我沒有工夫。』今天晚上假面跳舞的人要到我們家裏來嗎？

瑪 是的。

衣 （坐到安樂椅上）可休息休息。我真累了。

屠 （微笑着）當你作事回來的時候，你想着你這樣的年輕，這樣的薄命……（少停。）

衣 我累了。不，我不愛在電報局作事，我不愛。

瑪 你變瘦了……（喘着）又變年輕了，你的臉變的好像小孩子一樣。

屠 這是因為梳頭趁的了。

衣 應當另外找一種事情做；現在我做的事情真不稱心。我所要的，我所幻想的——剛剛沒有。勞動而沒有詩意，沒有意思……（有敲地板的聲音）這是醫生敲的。（向屠怎巴荷）親愛的，請你敲一下。我不能……我累了……

屠 (敲着地板)

衣 他馬上就來了。應當生個什麼法子。昨天醫生同我們的安得列在俱樂部又輸錢了。聽說安得列輸了二百盧布。

瑪 (冷淡) 現在怎麼辦呢?

衣 兩星期前他輸了一回,在十月他輸了一回。我願他快些把一切都輸完了,也許我們能離開這個地方。唉,天呵,我夜夜夢着莫斯科,我完全同瘋人一樣了。(笑着)我們到六月才能到那裏去,可是到六月還有……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差不多半年呵!

瑪 不過應當不要叫娜妲霞知道輸錢的事。

衣 我想她反正都是一個樣。

(齊布德金剛剛從床上起來——他是午飯後的休息——來到大會堂裏,理着鬍子,後來就坐在那里的棹子旁邊,到衣袋裏掏出一張報紙。)

瑪 這不是他來了……他付了房租嗎?

衣 (笑着) 沒有。八個月了，他連一個錢也沒有付。大約是忘記了。

瑪 (笑) 他坐的好規矩呀！(大家都笑了起來；少停。)

衣 你怎麼不作聲呢，亞力山大？

韋 不曉得。實在想喝茶。有盃茶喝，死亦願意！從早上到現在什麼也沒有吃……

齊 衣麗娜！

衣 你爲什麼？

齊 請到這兒來吧。到這兒來。(衣麗娜走去坐到棹子旁邊。) 我沒有你真不行。(衣麗娜排着骨牌。)

韋 怎麼呢？如果不給我茶喝，那我們就來談天吧。

屠 來吧。談什麼？

韋 談什麼？談我們的幻想吧……譬如我們死了之後，再過二三百，這生活就變了個什麼樣子。

屠 怎麼呢？將來的人們都坐上氣球飛翔着，衣服也都改變了樣子，也須有第六個官覺發現出來，並且發達着，但是生活還是一樣的困難，一樣的充滿着神秘與幸福。並且再過一千年，人們仍舊的這樣嘆息着：『唉，生活真苦呵！』到那時同現在仍然還是一樣，他們都恐懼着不願死去。

韋 (沈思) 你說的對嗎？我想着世界的一切都要慢慢的改變了，並且你可以親眼看見那些能改變的。再過二三十年以至於一千年——時間是沒有關係的——那新鮮而幸福的生活就來到了。當然，我們參與這種生活，我們是來不及的了。然而我們現在就是爲着這種生活而活着的，天天爲牠工作呵！我們盡些力，去創造出這種新生活來——只有這件事是我們生存的唯一的目的；也就是我們的幸福。

瑪 (低聲笑着)

屠 你怎麼呢？

瑪 不曉得。今天從早上起來，整天都是想笑。

韋 我也是在你那個學校畢業的，我沒有入過軍官大學；我看的書很不少，不過我不會選擇，也許我看的書完全是無用的，並且我年紀越大，想知道的越多。我的頭髮都變白了，我差不多已經成了老頭子了，只是知識太淺呵，真太淺呵！但是我還是想着；最要緊而且真實的，就是求知，真實的求知。我很願意給你證明幸福是沒有的，不應當有的，我們的幸福不會有的：我們不過要去工作，不斷的工作，可是幸福呢——這是我們後世子孫的紅運。（少停）假使不是我，那就是我子孫的子孫了。

（裴杜其克與路得到大會堂裏；他們坐下，彈着琵琶，低聲唱着。）

屠 依你說來，那幸福連想都不用想了！可是我却是很幸福，那却又怎麼樣呢？

韋 不會有的事。

屠 （拍着手笑着）大概你們相互之間都不能了解。哦，我怎麼才能來給你們證明呢？

瑪 （低聲笑着。）

屠 （伸着一個指指給她看）笑吧！這有什麼可笑的笑吧！（向韋世英）不但再過二三百，就是

再過一百萬年，那生活還是同從前一樣；牠是不改變的，牠是循着牠始終如一的例律演進的。那例律我們一點也不注意，或者至少說起來，你無論如何是不能知道的。比方那些候鳥，仙鶴，飛了又飛，無論高尚或卑下的思想，雖然都在他們的心裏含蓄着，他們仍舊是要飛，而且他們不知道爲什麼要飛，到何處去飛。無論什麼哲學家，都由這里產出了；可是他們只是去飛，並且將來仍舊還要飛，哲學家如何去窮究，讓他們去窮究吧！不過他們還是應當要去飛……

瑪 這有什麼意思呢？

屠 意思……現在天下雪了。這有什麼意思？（少停。）

瑪 我想凡人都應當有信仰，應當去追求他的信仰，不然，他的生活就成了廣漠空泛的了，成了廣漠空泛的了……他們生存着而且不知道爲什麼仙鶴要飛，爲什麼嬰兒要生，爲什麼星球要在天上……爲什麼人要活着，或者那些統統都是空虛而不足道的事。（少停。）

章 青春的年華消去了，總是可惜呵……

瑪 郭哥爾，曾說：諸位，在這世界上生活着，真是沈悶呵！

屠 可是我告訴你：諸位，這是很難和你們爭論的。最好我再不說了……

齊 （看報）白沙客在貝紀赤埠結婚了。

衣 （低吟着）

齊 讓我也把這記到日記上吧。（寫着）白沙客在貝紀赤埠結婚了。（看報）

衣 （排着骨牌，沈思）白沙客在貝紀赤埠結婚了。

屠 大事定了。瑪霞，你知道我已經辭職了。

瑪 我聽說了。但是我看這沒有什麼好處。我不愛文官。

屠 反正都是一個樣。（站起來）我很不漂亮，我是那一般的軍人？但是反正都是一個樣，但是

……我將要去作工了。我就是這一生去作一天工也是好的，我想作工到晚上回來的時候，

神疲力倦的躺到牀上即刻就睡着了。（到大會堂去）工人們睡覺一定睡得很熟呵！

表 （向衣麗娜）剛才我在莫斯科街培蕊歌夫的公司裏給你買了些顏色鉛筆。還有這把修筆

刀……

衣 你總是會待我同小孩子一樣，可是你知道我已經長大了。（取鉛筆和修筆刀，很歡喜的樣子）好精緻的東西呵！

裴 我自己還買了一把刀子……這不是，請瞧一瞧……在這把刀子上有好多玩意呢……這是一個，這是一個，這又是一個，這個是剔耳朵的，這是個小剪子，這個是修腳的……

（大聲）醫生，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齊 我嗎？三十二了。（笑着）

裴 我現在給你排個別的骨牌給你看吧……（排着骨牌）

（庵裴霞拿着火壺入；她在火壺旁邊站着；過了一會，娜姐霞入，她也在棹旁忙來忙去的忙着；蘇林內進來問了安，挨着棹子坐下。）

韋 但是，好大的風呵！

瑪 是的。冬天真討厭。我已經把夏天的光景都忘記了。

衣 我看，總等得來的！我們總有到莫斯科去的一天！

裴 不行，等不來的！（笑着）我們永遠不能到莫斯科去了。

齊 （看報）齊齊哈爾專電：此地天花流行甚劇。

庵 （走近瑪霞）瑪霞，吃茶吧。（向韋世英）對不起，大人……請你恕我，我把先生的大名忘記了……

瑪 拿到這里來，奶媽。我不到那兒去。

衣 奶媽！

庵 就——去——了！

娜 （向蘇林內）嬰兒很懂話了。我說：『你好呵，寶貝，你好呵，乖乖！』他用那很忽伶的小眼看着我。

你以為我是母親才這樣的說，可是，不是，不是，你相信吧！這真不是一般的小嬰兒呵！

蘇 如果這孩子是我的，我真想把他放到鍋裏煮吃了。（帶着茶盃到客廳去，在牆角裏坐下。）

娜 （以手掩面）你這樣粗野而又無禮的人！

瑪 誰要是不注意現在是夏天或冬天的人，那真是很幸福的人兒了。我想如果我要是在莫斯科，我也不注意那些天氣了……

韋 前天我看了一本法國某總長的日記，是在獄中記的。那總長是因巴拿馬運河下獄的。有一天他帶着悠然神往的心情，去記他從監牢的窗子裏，看見一隻飛鳥，那飛鳥是他從前做總長時所不注意的。自然，就是現在把他釋放了，他已經是仍然是不注意那飛鳥了。這和你將來住到莫斯科的時候，不注意莫斯科是一樣的。幸福我們是沒有的，而且不會有的，我們不過希望着牠把了。

屠 (從棹子上取了一個木匣)糖在那里？

衣 蘇林內吃了。

屠 都吃了嗎？

庵 (奉上茶)給你的信，先生。

韋 給我的嗎？(接信)是我的女兒來的。(看信)是的，自然……請恕我，瑪霞，我要走了，茶也不吃。

了。(不安的站起來)常常要發生這些事……

瑪 什麼事?不能公開嗎?

章 (低聲)我的女人又服毒了。我要回去。我悄悄走了。這些真是可惡的很。(吻瑪霞手)我的親愛的好瑪霞……我要暗暗的走了……(出)

庵 他到那去了?我把茶給他倒上了……他這樣的人。

瑪 (發氣)走開吧!你就釘到這兒,沒有點安生樣……(帶着茶盃向棹子走去)我真討厭你!你怎麼又來生氣呢?好瑪霞!

安的聲音 庵裴霞!

庵 (嘲弄)庵裴霞!在那兒坐着呢……(出)

瑪 (到大會堂裏靠着棹子,生氣)讓我坐下吧!(在棹上攪着紙牌)你們爲什麼坐在這里打牌呢。喝茶吧!

衣 好瑪霞,你真是有脾氣的人。

瑪 如果我有脾氣，請你別同我談話好了。別動我！

齊 (笑着)別動她，別動……

瑪 你已經六十歲了，可是竟然還同小孩子一樣，誰知道你常常說些什麼。

娜 (嘆息)好瑪霞，你爲什麼說出這些話來？我老實告訴你，你的儀容在上流社會裏是很令人愛的，如果你要不說出這些話，你一定是一個可愛的美人。請恕我，瑪霞，你的行爲有點太粗鄙了，

屠 (忍住笑)給我一點……給我一點……我想那兒有白蘭地酒……

娜 大概我的小寶貝已經醒了。他今天不舒服，我要去看看他，少陪了……(出。)

衣 亞力山大到那兒去了？

瑪 回家了。他妻子又鬧出故事來了。

屠 (手裏拿着白蘭地酒瓶子，向蘇林內走去)你常常獨自坐着想心事——大家都不明白你想些什麼。讓我們把心中的隔閡來解釋一下吧。我們來痛飲一杯酒吧。(飲)今天我來彈一

夜鋼琴，大概也是胡彈的吧……無論如何是彈不好呵！

蘇 爲什麼來解釋一下？我們沒有隔閡的事。

屠 你常常覺得好像我們中間有什麼事情一樣。你的脾氣有點古怪，這是你應當承認的。

蘇 (大聲讀着詩)『如果我古怪，誰不是古怪人！別氣了，婀麗歌！』注 善希金 賤民上的詩

屠 婀麗歌對這有什麼關係呢……(少停)

蘇 當我同別的一半個人在一塊的時候，我還不錯，我同大家都是一樣，可是到了稠人廣衆之中，我就很憂愁，很謙恭……並且還愛說個謊話。但是我還是比較一切人要誠實些，溫雅些。這個我能夠來證明的。

屠 我常常氣你，當我們在稠人廣衆之中的時候，你不斷的來挑撥我，但是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總還是與你表同情。無論如何我們今天要來痛飲一回，痛飲一回吧！

蘇 痛飲一回。(飲)男爵，我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反對過你。我帶一點李門託夫的氣質。(低聲)人家說我有點像李門託夫……(到衣袋裏掏出一瓶香水，往手上灑着。)

屠 我辭職了。夠了！我正打算了五年，現在究竟決定了。我要去工作了。

蘇 (大聲讀着詩)『別氣了，婀娜歌……忘了吧，忘了自己的幻想……』

(當他們談話的時候，安得列拿着書進來，靜悄悄的挨着蠟燭坐下。)

屠 我要去工作了。

齊 (同衣麗娜到客廳來)今天的飯也是真正的高加索的飯：那些葱湯，那些肉菜——在高加

索的名子叫做『切哈特馬(Чехадма)』是一種肉菜。

蘇 『切列木沙(Чепемша)』注：是一種野蒜。並不是肉，是同我們的葱是一類的植物。

齊 但是，我告訴你『切哈特馬』就是羊肉做的菜。

蘇 我告訴你『切列木沙』就是葱。

齊 我告訴你『切哈特馬』就是羊肉。

蘇 可是我告訴你『切列木沙』就是葱。

齊 我和你爭辯有什麼意思呢！你向來不曾到過高加索，沒有吃過『切哈特馬』。

蘇 沒吃過，因為我吃不慣他。因為『切列木沙』有種蒜的氣味。

安 (懇求) 夠了，諸位！我請你們算了吧！

屠 跳舞的人什麼時候來呢？

衣 約的是九點鐘；馬上就到了。

屠 (抱着安得列唱着) 『啊呀，你這風窗，我的風窗，我的新風窗……』

安 (舞着，歌着) 『新風窗，楓木的風窗……』

齊 (舞着) 『柵欄的風窗！』(笑起來)

屠 (吻安得列) 管他呢，我們來喝酒。我親熱安得列，喝盃酒，咱們改互相稱『你』吧。注：俗，朋友

之間相稱以『您』(ты)，假使已到知己的程度，可以不客氣了，便要行一種禮：大家交臂喝盃香檳酒，或且相吻，此後才互相稱『你』(ты)。若不經過這禮節，平時突然以『你』相稱人，便算是輕看人家。把人家當僕人，或者小孩子看待。好安得列，我也同你到莫斯科去，入大學去。

蘇 入那一個大學？在莫斯科有兩個大學呢。

安 在莫斯科有一個大學。

蘇 但是，我告訴你，有兩個。

安 讓他有三個，越多越好了。

蘇 莫斯科有兩個大學！（大家都討厭的嗤着）莫斯科有兩個大學：一個是舊的，一個是新的，如果你們不願意聽，如果我的話觸怒了你們，那我可以不說好了。我可以到別的房间裏去好了……（從另一道門出去）。

屠 好呀好呀！（笑着）諸位，來跳舞吧，我來坐下奏琴！這位蘇林內真可笑……（挨着鋼琴坐下，奏着環舞曲）。

瑪 （獨自舞着環舞）男爵喝醉了，男爵喝醉了，男爵喝醉了！

（娜姐霞入）。

娜 （向齊布德金）伊凡！（向齊布德金耳語了一下，後來靜悄悄的出去；齊布德金到屠怎霸荷肩上動了一下，向他耳語）

衣 怎麼一回事？

齊 我們該走得了，再見吧。

屠 祝你夜裏平安吧。我們走得了。

衣 請問你……假面跳舞怎樣呢？

安 (慚愧) 他們不來了。你看看，我的親愛的，娜姐霞說小孩子不舒服，因此……總而言之，我不知道，我實在反正都是一個樣。

衣 (聳肩) 孩子不舒服！

瑪 我們處處都是背時呵！下逐客令了，自然應當走了。(向衣麗娜) 不是小孩子病了，是她自己……怕在這里有病了吧！(用指頭敲著自己的額顱) 真是俗物！

(安得列從右邊門裏出去，到自己房裏去，齊布德金隨著到大會堂同大家告別。)

裴 好可惜呵！我打算來享受這晚會——但是，如果小孩子病了，那自然是沒有法子……我明天給他帶些玩具來……

路 (大聲) 我今天午飯後特意的睡了一覺，我想著正夜都是要跳舞的。現在不過九點鐘！

|瑪 我們到街上去吧，到那里討論好決定怎麼辦。

(聽着有『再見吧！再見吧！』的聲音，有屠怎霸荷歡喜的笑聲。大家都走出去。庵裴霞同丫頭收拾了棹子，息了燈。聽見有奶媽的歌聲。安得列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同齊布德金靜悄悄的進來。)

|齊 結婚我是來不及了，因為我的生命好似那電光之一閃，快過去了，又因為我狂熱的曾戀過你的母親，但是，她那時已經嫁人了……

|安 結婚是要不着的，是要不着的，因為那是很苦惱的事。

|齊 總然是這麼着吧，不過獨身太寂寥了。好朋友，無論調子唱得如何高，可是寂寥終究是可怕的東西呵！……雖然，本來是……唉，自然，反正絕對都是一個樣！

|安 快些走吧。

|齊 急什麼？趕上了。

|安 我怕我的女人要留我。

齊 啊！

安 今天我光坐在這兒不打牌了。我不舒服……伊凡，我的氣喘病怎麼治呢？

齊 你問我作什麼！我記不得，不知道。

安 我們經過廚房出去吧。（出）

（鈴聲響了一下，接着又響了一下；聽見有談笑的聲音）

衣 （入）那兒幹什麼的？

庵 （耳語）假面跳舞的人來了！（鈴響）

衣 告訴他們，奶媽，就說家裏沒有一個人。請他們原諒吧。

（庵裴霞出。衣麗娜在室內走來走去的沈思着；帶着心煩意亂的神情。蘇林內入。）

蘇 （躊躇）一個人都沒有……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衣 都回家了。

蘇 真奇怪。你一個人在這里嗎？

衣 一個人。(少停)再見吧。

蘇 剛才我實在自己禁不住了，沒有手段。可是你同一切人都不一樣，你是很高尚，很真純，很有判斷力的人……僅只是你一個人能夠了解我。我十分的愛你，說不出的愛你……

衣 再見吧！走吧。

蘇 我真不能離開你。(跟在她後邊走着)啊，我的愉快啊！(下淚)啊，幸福啊！那美麗，靈活，驚人的眼睛，我向來不曾見過……

衣 (冷淡)別說了，華西里！

蘇 我初次向你講愛的時候，我覺得彷彿不是在這世界上，是在另一個星球上似的。(抹着自己的額)啊，反正都是一個樣。俗語說得好：『勉強不能算做愛情，自然……可是我容不得我有有福氣的情敵……不應當有這樣的情敵……我對你們大家發誓，我要打死我的情敵……啊。多美的啊！

(娜姐霞照着蠟燭經過。)

娜 (到一個門口張望着，後來又從她丈夫房間的門口經過。) 安得列在這里。讓他看書去吧。請你恕我，華西里，我不知道你在這兒，我穿的太隨便了。

蘇 我反正都是一個樣。再見吧！(出。)

娜 可是你累了，親愛的，我的可憐的小姑娘！(吻衣麗娜) 我望你早點睡吧。

衣 小孩子睡了嗎？

娜 睡了。但是睡的不很熟。真湊巧，親愛的，我有話告訴你，只是你常常不在家，我沒有機會……我想小孩子現在住的房間太冷而且太潮濕。你的房間教小孩子住着合適極了。我的親愛的，請你暫且同娥爾加住在一齊吧！

衣 (不明白她的話) 住到什麼地方？

(聽見有輛雪車的聲音，帶着鈴，走到房子跟前。)

娜 暫且請你同娥爾加住到一個房間裏，把你的房間給小孩子住。他真是一個可愛的小嬰兒，今天我給他說：『小寶貝，你是我的！我的！』可是他用小眼睛不住的看着我。(鈴聲響了)

一下)大概是娥爾加。她回得這樣晚。

(一個丫頭走近娜姐霞，附她耳上耳語。)

娜 蒲洛多波波夫嗎？真是奇怪人。蒲洛多波波夫來約我同他坐車去遊的。(笑着)這些男子真

奇怪……(鈴聲響了一下)有人來了。我還是出去逛這一刻鐘吧……(向丫頭)告訴他，馬

上就去。(鈴聲響了一下)鈴響了……大概是娥爾加回來了。(出。)

(丫頭跑了出去；衣麗娜坐下沈思着；庫雷庚、娥爾加、韋世英隨其後。)

庫 這真是奇怪的事。聽說他們要開晚會呢。

韋 奇怪，我們走了沒多大一會；半鐘點前他們還在等跳舞的人呢……

衣 大家都走了。

庫 瑪霞也走了嗎？她到那兒去了？爲什麼蒲洛多波波夫在樓下坐在車上等着呢？他等誰呢？

衣 別質問了……我累了。

庫 啊，你的脾氣真大……

娥 剛才開罷會；我真苦極了。我們的校長病了，現在我代理她。我的頭痛起來了，頭痛起來了……

……（坐下）昨天安得列打牌輸了二百盧布……全城的人都是談論着這件事……

庫 是的，我開會也開累了。（坐下）

章 我的女人剛才想駭我，幾乎服毒死了。謝天謝地，到底還算沒鬧出事，我也放心了，現在可休息一下……那麼，我該走得了吧？怎麼呢，祝大家都好吧！裴得，同我到別處去吧！我不能夠在家多留了，實在不能多留了……我們去吧！

庫 我累了，我不去。（站起來）我累了。我的女人回家去了嗎？

衣 或者是的。

庫 （吻衣麗娜手）再見吧。明天同後天，我整天都沒有事。再見吧。（走去）我很想喝點茶。我打算來享受這歡樂的晚會——唉，希望真是騙人的啊……

章 那麼，我要一個人走了。（嘯着同庫雷庚出）

娥 頭痛起來了，頭痛……安得列輸了錢……鬧得滿城風雨……我要去躺一下。（走着）明天

我清閑了……啊，天啊！這是何等的愉快啊！我明天清閑了，後天也清閑了……我頭痛，頭痛……(出)。

衣 (二人)都走了。一個人也沒有了。

(在街上有奏手琴的聲音，奶媽在家裏唱着歌。)

娜 (穿着皮衣，戴着帽子，走大會堂經過；一個丫頭在她後邊跟着)過半點鐘我就回來了。我只去逛一小會。(出)

衣 (孤男另的一個人坐着，憂思)到莫斯科去吧！到莫斯科去吧！到莫斯科去吧！

——幕下——

第三幕

佈景：娥爾加與衣麗娜的臥房；左右放了兩張床，用屏風遮着。正是夜裏三點鐘的時候，台後敲着失火的警鐘，已經起火很久了。大概他們在家裏還沒有睡覺。瑪霞躺在睡椅上，穿着平常的黑衣服。娥爾加與庵裴霞入。

庵 他們都在樓下坐着呢……我說：『請上面坐去，可以的，不要緊。』——他們只是哭，說道：『爸爸不知那里去了。不要燒死了。』真會想在院子裏有些人連衣服都沒有穿……

娥 (到櫃子裏往出取衣服) 把這件灰色的衣服拿去……這件短衣也拿去……還有這條裙子，奶媽……天呀，這怎麼一回事！紀沙諾胡同怕全燒了……把這拿去……把這也拿去……(把衣服放到她手裏) 那可憐的韋世英要嚇壞了……他們的房子差不多燒了。教他們在我們家裏過夜吧，不要讓他回去……可憐的裴杜其克的房子統統都燒了，什麼也沒有

留……

庵 我望你把費拉潘也叫來，好娥爾加，不然我拿不了……

娥 (按鈴)叫不應嗎……(到門口去)誰在那里，請到這兒來！(由那開着的門裏看見那窗子上映着一片通紅的火光；聽見消防隊從房子旁邊經過的聲音)這真是可怕，真是煩人啊！

(費拉潘入)

娥 把這些東西拿下去……郭樂及娜姑娘在樓下站着呢……把這些都給她……這個也給她……

費 是了。在一千八百一十二年，莫斯科也失了火。我的天呀！連法國人都吃了一大驚。

娥 走吧，去你的吧……

費 是了。(出)

娥 好奶媽，統統都給他們吧。我們什麼也不要了，統統都給他們，奶媽……我累了，幾乎連腳都站不住了……韋世英不要讓他回去……小姑娘們都教到客廳裏去睡吧，亞力山大到樓

下男爵那兒去睡吧……裴杜其克也到男爵那兒去吧，或者讓他們到我們的大會堂裏去歇……醫生好像故意發酒瘋的一樣，喝的醺醺大醉，誰也不能到他那里去。韋夫人也請到客廳裏歇。

庵（疲倦）我親愛的好娥爾加，別把我趕出去！別把我趕出去！

娥你真胡說，奶媽，沒有一個人要趕你出去。

庵（頭俯將下來）我的親愛的，我賣力氣，我做活，做成了廢人……大家說：『走開吧！』可是我到什麼地方去呢？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八十歲了。八十多歲……

娥你坐一坐吧，奶媽……你累了，可憐的……（教她坐下）你歇一歇吧，我的好奶媽。你臉都變得這樣蒼白了！

（娜姐入。）

娜大家都說要趕快組織賑災會去救濟災民。怎麼呢？這個意思也很不錯。大家都應當趕快起來賑災，這是富人應負的責任，小寶貝同小蘇菲都睡的還像平常一樣。我們家裏這麼多的

人，各處的人都有。現在城裏正是流行感冒症，我怕把小孩子傳染上了。

娥 (沒聽見她的話) 在這個房間裏看不見火，這兒很安生……

娜 是的……我的頭髮大概都披散了。(照一照鏡子) 都說我發胖了……真都會說！一點也沒有胖！瑪霞睡了，她累了，真是可憐的人……(冷淡的向庵裴霞說) 在我面前不準你穩排大坐的坐着！站起來滾出去！(庵裴霞出，啞場了一下) 你爲什麼要這老媽子，我真不明白！

娥 (帶着吃驚的樣子) 對不起，我也一樣的不明白……

娜 她在這里誰也用不着她。她是農婦，應當到鄉下去……這真太放肆了！我愛家裏都是有規矩的！閑人不應分到家裏來。(撫摩着她的臉) 你這可憐的人兒，你累了！我們的女校長累了！我的小蘇菲長大入學校的時候，我一定要怕起你來。

娥 我將來不做校長。

娜 大家舉你做，娥爾加。這是一定的。

娥 我推辭，我不能夠……我沒有這種能力……(喝水) 你剛才待奶媽，如此的鹵莽……對不

起，我實在看不慣……我眼裏都黑了……

娜 (不安) 對不起，好娥爾加，請你原諒……我不願教你傷心。

(瑪霞起來，生着氣抱着枕頭出去。)

娥 親愛的，你要懂得……我們也許受的奇怪的教育；我真受不了。這樣的待人我真難受，我要病了……我真絕望！

娜 對不起，請你原諒……(吻她。)

娥 隨便什麼一點兒蠢事，一兩句無禮貌的話，都使我心煩。

娜 我常常說些過分的話，這的確不錯；我的親愛的，但是你要承認，她很可以到鄉下去住呢。

娥 她在我們家裏已經三十年了。

娜 但是現在她不能做活了！或者我不明白，或者你不願意叫我明白。她不會做活，她不過睡睡坐坐吧了。

娥 就讓她去坐着吧。

娜 怎麼讓她坐着呢？你知道她是一個用人呵。（淚下）我不明白你，娥爾加。女僕我有，保姆也有，丫頭、女厨子……我們都有。我們還要這老媽子作什麼用？要她作什麼用呢？

（台後打着警鐘。）

娥 在這一夜我真要老十年。

娜 我們應當商量一下，娥爾加。你到學校裏去，我在家裏，你去教授功課，我來管理家務。如果關於辭退用人的事，那我知道我該怎麼樣說；我知道我——該——怎——麼——樣——說……明天這老抓手、老鬼婆就不在這兒了……（頓着足）這女妖精……她敢來惹我！她敢！（悟開）實在，如果你不搬到樓下去，那我們正天是要爭吵的啊。這真惱人。

（庫雷庚入。）

庫 瑪霞在那里該回家的時候了。聽說火已經息了。（伸懶腰）僅僅只燒了半條胡同，當火才起來的時候，那樣大的風，我想全城都要燒完了。（坐下）我真累了。我親愛的娥爾加……我常常想着：如果沒有瑪霞，我一定同你結婚了。你真是溫柔……迷人。（細聽。）

娥
什麼？

庫 醫生好像故意發酒瘋的一樣，他醉的很利害。真是故意的一樣（站起來）大概是他到這兒來了……聽見沒有？……（笑着）這樣的人，實在是……我要躲起來了。（向櫃子走去，站到牆角裏）這真是同強盜一樣。

娥 他兩年沒有喝酒了，可是現在突然喝的這樣醉……（同娜姐霞出去到房間的後邊去）

（齊布德金人；他不帶一點東倒西歪的樣子，好像清醒的人一樣，在室內來回走着，站着望了一下後來走近臉盆去洗手。）

齊 （怒着）知道是這麼一回事……都想着我是一個醫生，我會治一切的病，可是我實在一點也不知道，我能知道的統統都忘記了，一點也記不起來了，實在一點也記不起來了。（娥爾加與娜姐霞瞅着他看不見的時候，就悄悄的走出）知道是這麼一回事。在上禮拜三我在沙史貝地方把一個女人治死了，她死了，這也是我的罪。是的……四五年前我還多少知道一點，可是現在一點也記不得了，一點也記不得了。也許我不是一個人，不過我有手，有腳，有

頭，假裝着是這個樣子吧了；也許我一切都是沒有的，不過我想着我會走路，吃飯，睡覺吧了，
（哭）唉，能不活就好了！（止哭，怒着）誰知道……前天在俱樂部談話的時候；他們談起莎士比亞，沃爾泰……我沒有看過。完全沒有看過，可是在我的臉上完完全全表示着我好像看過的樣子。別人也是同我一樣。這真是鄙陋卑賤！那上星期三我治死的女人，我又想起來來了……件件事都回想起來；心上覺得煩得不得了，惡心得不得了……不管他，我便到酒館去喝酒……

（衣麗娜、韋世英與屠怎、霸荷入；屠怎、霸荷穿着新的、時髦的便衣。）

衣 我們就坐在這裏吧。沒有一個人到這裏來。

韋 如果要不是兵士，那全城都要燒完了。真是好漢！（喜歡的拭着手）真是勇敢的好漢！哈哈，真是好漢！

庫 （走近他）幾點鐘了，諸位？

屠 已經四點鐘了。天要亮了。

衣 大家都在客廳坐着呢……（向齊布德金）醫生，望你去睡吧。

齊 不要緊……謝謝你。（理着鬍子）

庫 （笑着）好醉的伊凡！（拍着他的肩）你真算一個好漢！古人說得好：醉中才見本真。

屠 大家都請我去組織音樂會去賑災呢。

衣 唔，誰加入這個音樂會呢……

屠 如果你願意，我們就可以去組織了。我想瑪霞的大鋼琴奏的很不錯。

庫 奏的好極了！

衣 她已經忘記了。三四年了她都沒有奏過……

屠 在這城裏實在沒有一個人能懂音樂的，連一個人都沒有，但是我，我懂得。並切你要相信，瑪

霞奏的真好極了，她真是天才。

庫 你說的實在不錯，男爵。我很愛她——瑪霞。她好極了。

屠 奏的這樣好，你要承認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能夠明白你！

庫 (嘆息) 是的……但是她加入音樂會可以嗎? (少停) 諸位, 我一點也不知道, 也許將來有好結果。大家應當相信我們的校長是很不錯的人, 是很精明而且有眼光的人……自然這不是他的事, 但是如果大家願意, 我向他說請他加入吧。

齊 (取了一架磁面的鐘在手裏細看着。)

韋 我救火弄得渾身髒得不像人形了。(少停) 昨天聽說我們那一旅人要往很遠的一個地方開。聽說還有些開往波蘭去, 有些開往赤塔。

屠 我也聽說了, 怎麼辦呢? 那時城裏要很蕭條了。

衣 我們也要走了!

齊 (把鐘失落到地下, 打得粉碎) 打碎了!

(少停; 大家都着急的帶着很慚愧的神氣。)

庫 (拾着碎鐘片) 把這樣貴重的東西打碎了——唉, 伊凡, 伊凡! 你真是太有出息了!
衣 這架鐘是媽媽留下的。

齊 也許……媽媽的就是媽媽的好子。也許我沒有打壞，不過想着這是打壞了吧了。也許是我

們僅僅想着我們是存在的，其實是沒有我們。我無論什麼也不知道，無論誰無論什麼也不知道。（到門口）你們看什麼？娜姐霞同蒲洛多波波夫的韻事，可是你們沒有看見……你們坐在這兒什麼也看不見，可是娜姐霞同蒲洛多波波夫的韻事……（吟着）你們不願聽這個消息嗎……（出）。

章 是的……（笑着）原來這些都是很奇怪的啊！（少停）當火才起來的時候，我趕快跑回家去；去看我的房子燒毀了沒有，幸虧還沒有危險，但是我的兩個小女兒都只穿着一件裏衣在門口站着，她們的母親也沒有在，那些人都慌忙着，狗馬也都奔跑着，女兒們的面容都駭得不像人形了，我默禱着；當我看見她們這些臉的時候，我不知道我的心都收縮了。唉，天啊，我總想着，這樣久的一生，這些小女孩子將來又不知道要經過些什麼事！我拉着她們，一面跑着，一面總是想她們將來在這世界上還要經過些什麼事呵！（警鐘響着，少停）我來到這裏，可是她們的母親在這兒又是吵，又是氣。

(瑪霞抱着枕頭進來，坐到睡椅上。)

章

當我的女兒穿着裏衣站在門口的時候，那時滿街通紅的火光照耀着，一切都喧雜着，我想這同多年以來，我們的敵人突然侵入的時候，強掠梵劫是一樣的……可是，實在說起來，以前是個什麼樣，現在又是個什麼樣，多大的區別呵！再過些時候，二百年三百年之後，回看着我們現在的生活，又要發笑，又要害怕了；現在一切東西，將來看着又覺得是畸形的，困苦的，很不便利的，很奇怪的了。一定的！那時是個怎樣好的生活啊！(笑着)請恕我吧，我又來大發空論來了。請大家來接續談一談吧，諸位，我現在的心情，很迫切的想和大家來談一談。(少停)大家都彷彿睡着了，這樣我要說：將來是個怎樣好的生活啊！你們自己可以想一想：照你們這樣的人在此地現在不過三個，可是在將來的人們，要一天天的多起來，經過多些年，那時一切都改變得同你們一樣了，生活也同你們一樣了，可是到了後來，你們也反成了老古懂了，未來的人們，反要勝過你們了……(笑着)今天我不知道怎麼特別的心緒好。要想好好的過活。(唱)老老少少都是愛情的順民。愛情的奮發都是創造……(笑。)

瑪 Tram-tam-tam ……

韋 Tram-tam ……

瑪 'Tra-ra-ra?

韋 Tra-ta-ta. (笑。)

(裴杜其克入。)

裴 (跳舞) 燒了! 燒了! 一切都燒清了! (笑。)

衣 真是鬧玩笑。一切都燒清了嗎?

裴 (笑) 一切都燒清了。什麼也沒有留。琵琶燒了, 像片燒了, 我的信也都燒了……我打算送你
的日記本也燒了。

(蘇林內入。)

衣 不, 請你出去吧, 華西里。不許你到這里來。

蘇 爲什麼許男爵在這里, 不許我在這里?

章 我實在該走得了。火怎麼樣了？

蘇 聽說息了。不，我實在奇怪，爲什麼許男爵在這兒，却不許我在這兒？（掏出一瓶香水灑着。）

章 Triam-tam-tam.

瑪 Triam-tam.

章（笑着，向蘇林內）我們到大會堂去吧。

蘇 好，這樣就是了。這個意思其實還可以說明白些，就恐怕惹起了那蠢貨的氣。（望着屠怎霸

荷）嘖，嘖，嘖……（同章世英和裴杜其克出。）

衣 這蘇林內吸煙吸的真討厭……（猶豫）男爵睡着了嗎！男爵！男爵！

屠（醒來）我累了，但是……那磚窰……這個我不是來說夢話，我實在馬上要回那磚窰上工作了……已經商量好了。（很溫柔的向衣麗娜說）你這樣的潔白，這樣的美麗，這樣的迷人……我看着我那潔白的容顏，和光明一樣，照耀那黑暗……你悲傷着，你不滿意你的生活……唉，請你同我一塊兒去吧，一同作工去吧！

瑪 尼古拉，請出去吧。

屠 (笑) 你在這里嗎？我沒有看見呢。(吻衣麗娜手) 再見吧，我去了……我現在看見你，我就想

起來很早的時候，在你的命名日，你是這樣的活潑，這樣的歡喜，那時我們談着勞動的愉快

……我那時是怎樣的夢想着幸福的生活啊！那些都到那兒去了？(吻手) 你眼裏噙着眼淚；

請去睡吧，天已經發亮了……馬上要明了……假使你許我，我願爲你犧牲我的生命呵！

瑪 尼古拉，走吧！哦，這是怎麼一回事……

屠 我走……；(出)

瑪 (躺下) 你睡着了嗎，裴得？

庫 什麼？

瑪 回家吧。

庫 我親愛的瑪霞，我的好瑪霞……

衣 她累了。讓她休息一下吧，裴得。

庫 我就走……我的好瑪霞，好溫柔的……我愛你，我的唯一的……

瑪 (氣着) 愛，愛……正天你的愛就在嘴上掛着的……

庫 (笑) 不，的確她是很惹人愛的。我同你結婚七年了，可是我覺得彷彿我們昨天纔結婚似的。實在說起來，的確你是很惹人愛的女子。我滿意，我滿意，我滿意！

瑪 真煩，真煩，真煩死人……(站起來，又坐下) 這個念頭常常在我心靈裏……真煩極了。牠好似釘子似的釘在我的心裏，真耐不住了。我對於安得列……他把這房子押到銀行裏，錢都教他女人領去，可是這房子不是屬於他一個的——是我們四個人的啊！假使他是明理的人，他應該知道這些啊。

庫 別提這些了，瑪霞！這於你有什麼好處呢？安得列負一切賬債，哦，別管他好了。

瑪 這究竟是惱人的事。(躺下)

庫 我們不是沒得用的人。我在學校當教員，課後還去教書……雖然我沒有一點產業，但是我
是很正直，很樸實的人……

瑪 我什麼也不要了，我不過受些不平的氣吧了。（少停）走吧，裴得。

庫 （吻她）你累了，請你休息一會吧，我到那里坐着等着你。你睡吧……（走着）我滿意，我滿意，我滿意。（出）

衣 真的！怎的我們的安得列這樣憔悴枯槁，他近了這個女人，不知怎的老了許多！從前他預備着做教授，可是昨天他得了自治會的會員，他就稱讚個不得了。他是自治會的會員，可是教蒲洛多波波夫去做會長……惹得全城的人都誹議譏笑着，不過只有他一個人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看不見吧了……剛纔人家都跑出去救火，可是他坐到自己的房間裏好像沒一點事一樣。光只會拉着提琴（不平）唉，可惱，可惱，實是可惱，（哭）我不能夠，不能夠再受了……不能了，不能了！

（娥爾加入，收拾着自己的棹子。）

衣 （放聲大哭）把我擲出去吧，擲出去吧，我真不能再受了……

娥 （怕起來）這那的話，那的話親愛的！

衣 (哭着)到那兒去了?那一切到那兒去了?那些都在什麼地方唉,天呵,天呵!我一切都忘記了,都忘記了……我心緒都亂完了……我記不得這窗子,頂棚在意大利文念什麼……一切都忘記了,一天天的都忘記了,生命一去永不轉回了,我們永遠,永遠是不能到莫斯科去了……我看見我們是不能去了……

娥 親愛的,親愛的……

衣 (忍耐着)唉,我真是不幸的……我不能工作,不能工作了。夠了,夠了!我從前在電報局作事,現在在市政廳作事,我厭棄了,我一切都蔑視了……我已經二十三歲了,作工作的也很久了,腦力也衰弱了,容顏也憔悴了,也變醜了,也老相了,可是連一點滿足的也沒有;只是時光過去了,覺得一切都離開這真純美滿的生活,一步步的墮入這深淵裏了。我絕望了,我不明白我怎麼還活着,我怎麼到現在還不自殺……

娥 別哭了,我的小姑娘,別哭了……我痛心死了。

衣 我不哭了,不哭了……夠了……哦,我已經不哭了。夠了……夠了!

娥 親愛的，給你說——我是你的姊姊，你的知己給你說話——如果你，要聽我的話，就請你嫁給男爵吧！

衣 (嗚咽。)

娥 你明明崇拜他，高看他……他誠然是不漂亮，可是他是很體面，很純潔的……你要知道不是因為愛情纔去嫁人，那是行使自己的本分。我常常想着我不為着愛情去嫁人；無論誰求婚，反正是要嫁的，不過人只要體面一點就夠了。即或是一個老頭子也可以……

衣 我常常期待着到莫斯科去，到那里會我的戀人，我夢想着他，愛戀着……可是統統都成了泡影了，都成了泡影了……

娥 (抱着她妹妹) 我的親愛的，我的美麗的好妹妹，我統統都明白；當尼古拉退職的時候，他穿着便衣來到我們家裏，我見他很漂亮，我也就哭了起來……他問道：『你哭什麼？』我怎好告訴他呢！可是如果他同你結婚，那我一定是很幸福的。只是這兒明明是另外一回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娜姐霞不作聲的照着蠟燭由右門進來，經過舞臺，由左門出去。)

(坐下)她這樣的走着好像去放火的一樣。

瑪霞，你真傻。在我們家裏最傻不過的人就是你。請你別見怪。(少停。)

我願意改悔，我的好姐姐。我心裏真痛苦極了。我向來不對人公開的事我都告訴你……即刻告訴你。(低聲)這是我的秘密，可是你應該都知道……我不能不說了……(少停)我愛，愛……我愛這個人……你剛纔看見過他的……哦，我不必半吞半吐了。總而言之我愛世英……

娥 (到自己屏風後邊去)別提了，我反正是不聽的。

瑪 怎麼辦!(抱着頭)我起先看他覺得奇怪，後來我就覺得可憐他……後來竟愛上了他……愛他的聲音，他的說話，他的不幸，他的兩個女孩子……

娥 (在屏風後面)我反正是不聽的。無論你怎樣的瞎說，我反正是不聽的。

瑪 唉，你真糊塗，娥爾加。我愛——這是我的命運。我的命該如此……他也愛我……這一切都

是怕人的事。是的嗎？這個不好嗎？（挽着衣麗娜的手往自己面前來）唉，我的親愛的……我們怎樣度我們的生活呢，我們將要發生什麼事情……當你讀愛情小說的時候，你以為一切都是過去的事，並且一切你都很明白，可是要臨到你自己去用情的時候，那麼你自己就明白無論誰無論什麼也不知道了。並且每個人都應該去解決他自己的事情……我的親愛的，我的好妹妹……你已經都明白了……我現在也無言可說了……我現在好像郭哥爾的瘋人筆記所說的……默然而又默然了……

（安得列入，費拉潘隨其後。）

安（生氣）你要什麼？我不明白。

費（站在門口，忍不住的樣子）安得列，我已經說過十遍了。

安第一層，不準稱我安得列，我是你的大人！

費大人，消防隊請你允許他們到河裏打水經你的花園過一過。不然就要繞一個圈子，繞一個圈子——太背虧了。

安 好。去告訴他們就說好吧。(費拉潘出)真討厭。娥爾加在那里?(娥爾加由屏風後邊出來)我來借你箱子上的鑰匙用一用,我自己的弄丟了。你有這麼樣小的一把小鑰匙。

娥 (不作聲的把鑰匙給他,衣麗娜去到自己的屏風後邊;少停。)

安 那麼凶的火現在都息了。誰也不知道費拉潘來氣我,我拿很不中聽的話給他說……我說我是他的大人……(少停)你爲什麼不作聲呢,娥爾加?(少停)這樣蠢事,現在也可以不幹了,都不必無端的去生悶氣了……瑪沙在這兒,衣麗娜也在這兒,很好——我們現在都來解釋一個清楚吧,一下子都說出來吧。你們不滿意我的是什麼?什麼?

娥 算了吧,安得列,明天再說吧。(發急)深夜真是煩人呵!

安 (很不安的樣子)別發煩。我很平心靜氣的問你們:你們不滿意我的是什麼?請一直說出來好了。

韋的聲音 Triam-tam-tam!

瑪 (站起來,大聲) Tri-ta-ta! (向娥爾加) 再見吧,娥爾加,祝你平安。(到屏風後邊,吻衣麗

娜）平平安安睡覺吧……再見吧，安得列。走吧，他們都累了……明天再說吧（出）。

安得列，實在到明天再說吧……（去到自己屏風後邊）該到睡覺的時候了。

安 我說了就走。等一會……第一層，你們不贊成我的女人娜姐霞，這在最初我結婚那一天都

看出來了。娜姐霞是很好、很正氣、很率真而且很溫柔的人——^無這是我的意見。你們要知道：

我愛我的女人，我佩服我的女人，我並且還要求別人也這樣的佩服她。我再說一遍，她是很

正氣、很溫柔的人，可是你們統統都不滿意她，對不起，你們的脾氣未免太怪了……（少停）

第二層，你們似乎氣我不當教授，不去研究科學。可是我是地方自治會的會員，在地方自治

會作事，我以為我這種職務同獻身科學是一樣的神聖高尚。我是地方自治會的會員，我對

於這些也是很自負的，如果你願意知道……（少停）第三層……我還要說……我沒得你

們的同意我把房子押了……不錯，這是我的罪，請你們原諒我。所以逼我押這房子的就是

三萬五千元的賬債……我已經不打牌了，早已就把他丟開了，我還要辯護的就是你們都

是姑娘，可以領到年金，可是我沒有年金……也沒有薪俸……（少停）^注是軍官；在俄國凡

軍官死後，其子女國家都給以年金，男子到結婚時，女子到出嫁時，即停止發給。

庫 (在門口) 瑪霞不在這里嗎? (不安) 她在什麼地方? 這真奇怪…… (出)

安 都不要聽我也吧。娜姐霞是很美麗、很正真的人。(默然在臺上走着，後來又站着。) 當我結婚的時候，我想着我們將來是很幸福的……大家多是很幸福的……唉…… (哭) 我親愛的姊妹們，我親愛的姊妹們，別信我吧，別信我吧…… (出)

庫 (在門口，不安) 瑪霞在那里? 瑪霞不在這里嗎? 真是奇事。(出)

(有警鐘的聲音，臺上空了起來)

衣 (在屏風後邊) 娥爾加! 誰在樓下敲呢?

娥 是醫生伊凡，他發酒瘋呢。

衣 好煩人的深夜喲! (少停) 娥爾加! (由屏風後邊望着) 你聽說了沒有? 軍隊怕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調遣了。

娥 這怕是謠傳。

衣 娥爾加！那時孤單單的只剩下我們幾個……
娥 唔？

衣 親愛的，我的親愛的；我很佩服，我很看重男爵，他是很美麗的人，我要嫁給他，我願意，不過我們要到莫斯科去！我懇求你，去吧！世界上沒有再比莫斯科好的了！去吧！娥爾加！我們去吧！

——幕下——

第四幕

佈景：蒲洛左洛夫宅旁的一個古花園。松林間有條很長的小路，路之盡頭可以看見一條小河，河之彼岸有森林。宅之右面有露臺；在那兒桌上放着酒瓶子和玻璃盃；可以看見剛才喝過的香檳酒。正是白天十二點鐘的時候；不時有些人從街上經過花園到河邊去，有五六個兵士很快的走了過去。齊布德金在全幕裏都表示着愉快的神色；他戴着軍帽拿着手杖，坐在花園的安樂椅上，等候着人家招呼他。衣麗娜，庫雷庚領上帶着勳章，沒有鬍子，同屠怎霸荷站在露臺上送裴杜其克和路得，他們兩個軍官都穿着武裝，從上邊下來。

屠 (與裴杜其克接吻) 你真不錯，我們的交情真好極了。(同路得接吻) 再親一下……別了，我的親愛的！

衣 再見吧！

裴 不是再見吧，是永別了，我們永遠不能再見了！
庫 誰也不敢說！（拭着眼睛，微笑）我真是快要哭了。

衣 我們總有時候可以見面的。

裴 再經十幾年的光景嗎？只是怕那時候我們相互之間都很冷淡了（照相）等一等……再照一張。

路 （抱着屠怎霸荷）我們再不能相見了……（吻衣麗娜手）謝謝你的一切，謝謝！

裴 （愁悶）再等一等！

屠 上帝保佑，隨後我們總會得見的。請爲我們寫信，一定爲我們寫信。

路 （往花張望着）林木呀，別了！（叫道）*God-good!*（少停）回聲呀，別了！

庫 你大槪要在波蘭結婚了……你的波蘭的妻子抱着你說道：『戈哈尼！注 Koxane. 親愛的』（笑起來）

裴 （看一看表）還有不到一點鐘工夫。我們砲隊裏邊不過蘇林內是坐民船走的，我們都是跟着大隊走的。今天開走三營砲隊，明天又是三營——這城要冷靜寂寞而且蕭條起來了。

屠 並且也沈悶逼人了。

路 瑪霞在那里？

庫 瑪霞在花園裏。

裴 我要去同他告別了。

路 再見吧，該走得了，不然我禁不住要哭了……（很快的抱了抱屠，怎霸荷和庫雷庚，又吻了

吻衣麗娜手）我們在這裡過的真好極了……

裴 （向庫雷庚）這本日記本和這枝鉛筆送你做紀念吧……我們到河邊去吧……（走着，他倆四面張望着。）

路 （叫）Gop-gop!

庫 （叫）別了！

（在後臺裴杜其克同路得與瑪霞相遇，他們同她告別；她跟在他們後邊出去。）

衣 都走了……（在露臺的下一階上坐下。）

齊 但是，都忘了同我告別了。

衣 你幹什麼呢？

齊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忘了。但是，我明天走，馬上又同他們見面了。是的……還有一天來工夫。我再有一年就退職了，那時我重來到這兒，我將一輩子伴着你們在一齊過生活。我距領年俸不過有一年的光景……（將報紙裝到衣袋裏又換了一張）我將來再來到你們這裏，我的生活就要根本的改變了；將要成了很沈靜……很謙遜、很大雅的……

衣 你必須把生活改變一下，好朋友，必須改變一點。

齊 是的，我也覺得是這樣。（低聲哼道）Tarara……bumbia……siju na tumbie ya……
庫 你真是改不過來了，伊凡！真是改不過來了。

齊 我願領領你的教；那時候我就改過來了。

衣 裴得把自己鬍子剃了，真看不慣！

庫 什麼？

齊 你的容貌現在像什麼樣子，我真說不上來。

庫 可不是這！不過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就是了。我們的校長把鬍子剃了，我做了教務長之後，也把鬍子剃了；無論誰都不喜歡，可是我反正都是一個樣，我很滿意。有鬍子沒有鬍子，我都是一樣的滿意……（坐下）

（在後台上安得列在那兒推着小孩子的臥車）

衣 伊凡，我親愛的好朋友，我很不安頓。請你告訴我，你昨天在公園裏，在那兒有什麼事情發生？有什麼事情發生沒有什麼。一點小事情。（看報）反正都是一個樣！

庫 人家都說蘇林內和男爵昨天晚上在公園的戲園旁邊……

屠 算了吧！哦，實在……（擺着手到屋裏去）

庫 在戲園旁邊……蘇林內就挑撥了男爵的毛病，可是男爵不受，說了幾句侮辱的話……

齊 我不知道。這都是胡說。

庫 有一個高等學校的教員給學生批文章的時候寫『柴普哈^注 Xa. 胡說』，可是學生把他當成

拉丁文讀成『列尼克撒 Pehicka』了，這真是可笑而且希奇。聽說蘇林內愛上了衣麗娜，並且很忌刻男爵……這是很可明白的。衣麗娜是很好的女郎。她也愛這樣的沈思着，很像瑪霞一樣。衣麗娜，不過你的性情比較溫柔一點吧了。但是瑪霞的性情也很不錯。我很愛瑪霞。

(在台後花園深處有種聲音『Аwи Gop, gop!』)

衣 (怕起來) 今天一切都來恐駭我來了。(少停) 我一切都預備好了，我下午去送我的東西。我明天同男爵結婚，明天我們要到磚窰上去，後天我已經又回學校了，開始過我們的新生活了。上帝怎樣去幫助我呢？當我受教員考試的時候，我愉快得意的淚都流出來了……(少停) 馬上車就來裝東西來了……

庫 就是那麼着吧，不過這都是些不要緊的事。那不過都是些幻想，是不重要的。但是我還是誠心的恭喜你。

齊 (不安) 我的親愛的……你去的很遠了，我趕不上你了。我好像那衰老落後的候鳥，不能飛了。你飛去吧，我的親愛的，望你飛去吧！(少停) 裴得，你白把鬍子剃了。

庫 夠了！(嘆息)今天軍隊開走了以後，一切都又仍舊了。無論他們怎樣的說，瑪霞總是好的，是很正真的女子，我很愛她，我謝謝我自己的運氣。人們的命運是不齊的……此地稅務局有位郭賊列，他同我學拉丁文，因為無論如何他總學不會這『烏特康斯苦紀韋母 Ut consociativum』，於是就把他從中學開除了。現在他困苦極了，並切還有病，每逢當我遇見他的時候，就向他說道：『你好吧，烏特康斯苦紀韋母！』——他就咳嗽着說道：『是的，真是烏特康斯苦紀韋母。』只是我一生的運氣真好極了，我真幸福，我得過二等勳章，我現在自己又教拉丁文。自然我是很精明的人，比一切人都精明些，可是我的幸福並不在此……

(室內大琴奏着『處女的祈禱』)

衣 明天晚上我已經不能聽這『處女的祈禱』了，也不能同蒲洛多波波夫相會了……(少停)
蒲洛多波波夫在客廳坐着呢；他今天也來了……

庫 女校長還沒來嗎？

衣 沒有。打發人去請她去。如果你要知道我沒有娥爾加我一個人孤單單的在這裡住着是多

麼樣的苦難……她是女校長，她住在學校裏邊正天忙着去作事情；可是我孤單單的一個人，我真苦悶極了，沒有一點事情作。這屋子我也住夠了……我這樣的想着：如果我不到莫斯科去，那也還罷了。這是命運，沒有法子的。一切多由命定的，這的確不錯，尼古拉向我求婚……怎麼辦呢？想一想去決定吧。他是很不錯的人，很出衆的人……我心裏突然高興的要長翅膀飛起來了，我很愉快，我很歡喜重行去工作了，重行去工作……不過昨天不知道怎的，像是什麼神秘的力量罩住了我……

真是胡說，胡說。

齊 娜 (朝着窗子喚道) 女校長！

庫 女校長回來了，我們走吧。(同衣麗娜到室內去。)

齊 (看着報，低聲唱道) Tarara……bumbia……siju na tumbie ya……

(瑪霞走進來；安得列在後台上推着小孩子的臥車。)

瑪 你自己孤單單的一個人坐在這裏……

齊 什麼？

瑪 (坐下) 沒有什麼……(少停) 你愛我母親嗎？

齊 很愛。

瑪 她對你呢？

齊 (少停) 這個我已經記不清了。

瑪 『我的』在這兒嗎？有時候我們的女廚子媽爾華給她的丈夫稱『我的』、『我的』在這兒嗎？

齊 還沒有來呢。

瑪 你得到這一點幸福，好像我一樣，你重把他失了，那麼你就慢慢的發愚，變成很不好的人了。

(指着自己的胸膛) 我這兒真是要沸騰了……(望着她的哥哥安得列，他推着小孩子的

臥車) 這就是我們的哥哥安得列……一切的希望都沈沒了。這譬如一千人來舉起了一

個鐘，費了好多工夫，好多金錢，可是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他忽然落將下來，打得粉碎了，這

樣和我們的安得列……

安 究竟不知道什麼時候在家裏才能安生呢。都這樣的吵鬧着。

齊 快了。(看着表)我的表是代響的舊表……(上表,表響了起來)第一二同第五連砲隊正在下午一時開走了。(少停)可是我到明天才走呢。

安 再不回來了嗎?

齊 不知道。或者過一年回來。雖然誰也不知道……反正都是一個樣……(遠遠的聽着有奏立琴和提琴的聲音)

安 城裏都空了,空的好像真空玻璃罩一樣。(少停)聽說昨天晚上在戲園旁邊發生了一件事;可是我不知道。

齊 沒有什麼。一點小事情。蘇林內挑撥了男爵的毛病,於是他發起火來去侮辱他,結果蘇林內就請他去決鬥。(看表)時候大概到了……到十二點半鐘的時候,在那官樹林子裏邊聽見……砰……叭……(笑起來)蘇林內想着他是一個李門托夫,也會做點詩。這真是鬧頑笑,他已經決鬥過三次了。

瑪 誰？

齊 蘇林內。

瑪 可是男爵呢？

齊 男爵的什麼？（少停。）

瑪 我的心都亂完了……我還是說不必讓他們決鬥吧。他能把男爵打傷或打死呢。

齊 男爵是很不錯的人，可是有一個男爵也不多，沒一個男爵也不少——反正不都是一個樣

嗎？算了！反正都是一樣的！（花園裏叫着，『Aw! God-god!』的聲音）等一等，這是決鬥的證

人史克沃曹夫叫喚的；他在小艇上坐着呢。（少停。）

安 我想那些決鬥的人和參與的人，都是不道德的。就是那救人的醫生也是一樣。

齊 這不過是想的吧了……我們是不存在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我們是不存在的，

不過我們想着我們是存在的吧了……反正不都是一個樣嗎！

瑪 正天這樣的說着，說着……（走着）住在這樣的氣候裏邊，馬上要下雪了，可是正天還是說

着這些話……（站住）我不到屋裏去，我不能夠到那里去了……要是韋世英來的時候你告訴我好了……（沿着林間小路走去）候鳥都要飛去了……（往上邊仰望着）我的可愛的，我的幸福的鴻鵠，天鵝……（出）

安 我們家裏都空了。軍官都走了，你也要走了，妹妹也要出嫁了，家裏只剩我一個人了。

齊 你的妻子呢？

（費拉潘帶着公文入）

安 妻子就是妻子吧了。她是正直、體面、謙遜的人，可是她要有一點盲目下賤的事情，那麼她就不是人。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我告訴你，唯一的人是心地坦白的。我愛娜姐，可是實在有時候我覺得她是很粗魯的，可是那時候我實在不能夠解釋，我不明白我為什麼這樣的愛她，或者至少愛過……

齊 （站起來）老兄，明天我要走了，或者我們永遠再不能會面了，那麼我要勸你；你知道，戴上帽子，拿起手杖走吧……走吧，無所留戀的走吧，走的越遠越好呵。

(蘇林內同兩個軍官在後台走着；看見齊布德金，他轉向他；兩個軍官走去。)

蘇 醫生，時候到了！已經十二點半了。(同安得列握手。)

齊 等一下。我真討厭你們。(向安得列)安得列，如果有人來問我的時候，你說我就來……(嘆

息)唉嚇——嚇——嚇！

蘇 他嘆息還沒有來得及——一隻熊可撲上他了。(同他走着)你嘆息什麼，老頭子？

齊 哦！

蘇 你身體怎樣？

齊 (氣着)你管我呢！

蘇 你這老頭子也是白生氣的。我不想打死他，我不過打傷他一點好像打小雀子一樣。(討出來一瓶香水往手上灑着)今天灑了滿滿一瓶子香水，可是他還是難聞得很。我手上有種死屍的味道。(少停)那麼……你還記得那首詩嗎？『他是個暴徒，去追求着狂風暴雨；好似在那里有他的安息……』

齊 是的。他嘆息還沒有來得及——一隻熊可撲上他了。（同蘇林內出。）

（聽見『Гоп! Аэ!』的聲音。安得列與費拉潘入。）

費 請到公文上簽字吧……

安 （氣餒）離開我吧！離開我吧！請你離開我吧！（推着小孩子的車出。）

費 但是，請你到公文上簽字呢。（到後台出。）

（屠怎霸荷戴着草帽同衣麗娜入，庫雷庚由台上經過，喚道：『Аэ, 瑪霞, Аэ!』）

屠 兵開走了，恐怕滿城只他一個人，聽見軍隊走開倒反喜歡呢！

衣 這是很明白的。（少停）我們城裏現在都空了。

屠 親愛的，我馬上就來。

衣 你到那去？

屠 要到城裏去……去送一位朋友。

衣 豈有此理……尼古拉，爲什麼你今天這樣的心神不安（少停）昨天在戲園旁邊發生的什

麼事情？

屠 (忍不住要走的樣子) 過一點鐘我就回來又同你在一塊了。(吻她的手) 我的看不夠的：

：(細看着她的臉) 我愛你已經五年了，一切我都過得慣，我看你一切都很美麗；那樣美麗好看的頭髮！那樣靈活的眼睛！我明天把你帶出去，我們去工作，我們將來就有了。我的幻想就實現了。你將來是很幸福的。不過只是一樣，只有一樣：就是你不愛我！

衣 這不在我的權柄之內！我是你未來的妻子，又貞潔，又溫順，可是沒有愛情，怎麼辦呢！(哭) 我一生連一次也不會愛過人。唉，我那樣的夢想着戀愛，白天夜裏已經夢想的很久了，可是我的心好似一張貴重的鎖着的大琴，把鑰匙失了。(少停) 我看你的眼睛表現着很不安的神氣。

屠 我正夜沒有得睡覺。我一輩子都沒有受過這樣的驚駭，都沒有這丟了的鑰匙來刺傷我的心，教我不能睡覺。請你告訴我一句話吧。(少停) 請你告訴我一句話吧！

衣 什麼？告訴什麼？什麼？

屠 一點小事情。

衣 夠了！夠了！（少停。）

屠 不論是怎樣小的小事，不論是怎樣蠢的瑣事，然而有時候忽然間對於我們的生活竟有起意思來了。照舊不管他們，笑他們，以為是小事，可是儘着下去，不由得你不覺得實在再也停止不住了。唉，我們不要再說這些了！我很快活。我彷彿生來第一次才看見這些松樹，楓樹，樺樹似的，他們都很驚奇的望着我，並切期待着要發生什麼事情似的好美麗的林木喲，住在他旁邊的人們，生活當然是很美麗的呵！（聽見有『Awi Gop-gop!』的聲音）走得了，時候已經到了……你看那棵樹都枯了，但是他仍然是夾在別的樹的中間被風吹的擺來擺去的擺着。所以我想起來，就算我總是要死，我還是要參與現實生活，不管他是怎麼樣。別了，我的親愛的……（吻手）你給我的証書，在我的棹上歷書底下放着呢。

衣 我也同你一塊兒去。

屠 （不安）不，不（急遽的走去，在那林間的小路上站住）衣麗娜！

衣 什麼？

屠 (不知道說什麼好)我今天還沒有喝咖啡呢，請告訴教給我預備一點……(急遽的走出)

(衣麗娜站着沈思了一會，後來到後台在鞦韆上坐下。安得列推着小孩子的臥車入，費拉潘隨其後。)

費 安得列，那公文不是我的，是官廳的。那不是我想出來的。

安 唉，那些都在什麼地方，我的過去的一切都到什麼地方去了；當我的青春愉快、聰明，當我的幻想和優美的思想，當我的希望照耀着現在和將來的時候，那些都到那兒去了？爲什麼我們剛剛登上人生的道路，就變成苦悶、凡庸、不快、懶惰、冷淡、無用、不幸……我們這城市已經有二百年的歷史了，在這城裏有十萬居民，可是沒有一個不同樣的人，從過去到現在，沒有一個隱士，沒有一個學者，沒有一個藝術家，沒有一個稍微有名望的人能夠引起人們的妬嫉，或是好的嗜好，令人們仿效。他們不過只會吃喝、睡覺，以至嗚呼哀哉……他們生下來的子孫，也是一樣的只會吃喝、睡覺，並且他們想解悶，於是就來撒謊、吃酒、賭牌、打官司，妻子騙

丈夫，丈夫自欺着假裝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見，這種卑鄙惡濁的勢力，影響於他們的子孫，於是他們子孫的良能就從此消滅了，他們可憐的帶着沈沈的死氣，同他們的父母一樣……（生着氣對費拉潘）你要什麼？

費 什麼？請你簽字呢。

安 你真討厭我。

費 （送給公文）剛才議會的門房來說……冬天的聖彼得堡冷到二百度了。

安 現在真是討厭極了，但是當我幻想着未來的時候，那是何等的美滿呵！我覺得如此的快活，如此的曠適；光明在前途照耀着，我看見自由，我看見我同我的小孩子們從那懶惰、吃、喝、午睡，及寄食於人的卑污裏邊解脫出來了……

費 差不多有兩千人都凍傷了，人人都說可怕。不是在聖彼得堡就是在莫斯科——記不清楚了。

安 （帶着很柔情的樣子）我的親愛的姊妹們喲，我的美麗的姊妹們喲！（淚下）瑪霞，我的好妹

妹……

娜 (照着窻子) 誰在這裡說話說這樣高? 這是你嗎, 安得列? 把孩子鬧醒了, 不要吵了, 孩子已經

睡着了。你真是蠢貨! (生氣) 如果你要說話, 就請你把孩子交給別人。費拉潘, 到老爺那里把孩子抱來!

費 好。(抱孩子)

安 (沒趣的樣子) 我說低一點。

娜 (在窻子後邊撫摩着自己的孩子) 寶貝! 淘氣蟲! 小乖乖!

安 (看公文) 好, 讓我看一下, 該簽字的時候我簽了字, 你再把他拿到自治會去…… (到屋裏去, 看公文; 費拉潘推着小孩子的車到花園後邊去)

娜 (在窻子後邊) 寶貝, 你的媽媽叫什麼? 小乖乖, 乖乖! 這是誰呀? 這是姑媽娥爾加。你向姑媽說: 『你好呵, 娥爾加!』

(兩個流浪的樂師; 一個是男的, 一個是女郎, 奏着提琴和立琴; 韋世英、娥爾加、庵裴霞都從

屋裏出來，不作聲的聽了一會；衣麗娜入）

娥 我們的花園簡直成了過道一樣；人行車馬來來往往的由那兒過。奶媽，給這過路的找幾個錢來……

庵 （給錢）好好拿上走吧。（樂師拜謝而去）真是苦難的人，有飯吃的人是不幹這些事的。（向

衣麗娜）你好呵，衣麗娜！（吻她）咦——咦，小姑娘，我過的真好呵！過的真好呵！我在學校裏同娥爾加住着官房子——這真是晚年上帝賜我的恩惠。我生來就是有罪的人，沒過過這樣的生活……我現在住着很大的官房子，我一個人住一個房間，一張牀，一切都是官的。夜間醒來——啊，上帝啊，聖母啊，比我再幸福的人真是沒有了！

韋 （看一看表）現在要走了，娥爾加。我的時候已經到了。（少停）祝大家平安吧，祝大家平安吧……瑪霞在那里？

衣 她在花園裏，我去找她。

韋 勞駕吧，我急着走的。

庵 我也去找她去。(喚道)瑪霞, AMI(同衣麗娜一路到花園後邊去)AW, 2W!

章 一切都有他自己的結局;我們也到了分離了。(看表)市政會請我去吃早飯,喝香檳酒,市長演說,我吃着,喝着,可是我的心還是在你們這兒……(望着花園環顧了一下)我真在你們這兒住慣了。

娥 我們還有相會的時候吧?

章 大概不能了。(少停)我的妻子同我的兩個小女孩,在這裡還住兩個月;如果有什麼事情,或是用什麼東西,請費神管照一下……

娥 是的,是的。那是當然的。請放心吧。(少停)明天城裏連一個兵都沒有了,一切都成了我們的迴想了,自然我們要過我們的新生活了……(少停)一切都不能照我們的心願做去。我不願做校長,可是還是得去做校長。我一定不會到莫斯科去了……

章 哦……謝謝你們的一切。如果我有什麼不到的地方,請原諒我……很多了,我說已經很多了——請原諒我,別要罵我吧。

娥 (拭着眼睛) 爲什麼瑪霞還沒有來……

章 我們要分別了，還有什麼話我要替你說的？談什麼大道理？(笑) 生活真是苦難得很。我們裏面有許多人以爲生活真是沒有希望的，是乏味的；然而總要知道：生活一天天的就會容易起來，光明起來了。表面上看來，似乎光明的生活快要來到了。(看一看表) 是時候了，我的時候到了！以前的人類總是戰爭，一生到死，只有出征、逃亡、勝利……現在這種生活已經過去了，剩得一個空空洞洞的地方，暫時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去填補牠；人類還正在追尋這新生活呢，到了總會尋得着的；唉，只要快些找着就好了！(少停) 假使——你知道吧——人假使愛勤勞之外再加上教育；有教育之外加上愛勤勞。(看一看表) 但是，我的時候到了……她來了。

(瑪霞入)

章 我來告別來了……(娥爾加怕妨礙他們的談話，到旁邊少去了一點)

瑪 (望着他的臉) 別了……(作長久的接吻)

娥 夠了，夠了……

瑪 (慟哭起來。)

韋 給我寫信吧……別忘了！撒開我吧……時候到了……娥爾加，把她引去，我已經……時候到了……馬上晚了……(很感動的吻娥爾加手，後來又抱了抱瑪霞，急遽的出去。)

娥 得了，瑪霞！別哭了，親愛的……(庫雷庚入。)

庫 (騷亂的樣子) 不要緊，讓她去哭吧，讓她……我的好瑪霞，我的親愛的瑪霞……你是我的妻子，無論如何我都是幸福的……我不說什麼，不說你一句壞話……這不是，娥爾加是證人……我們重照舊過我們的光景去吧，我連一句壞話都不說你……

瑪 (止哭唱)『那海灣有棵碧綠的橡樹，樹上掛着金練……樹上掛着金練……我瘋了……海灣……碧綠的橡樹……』

娥 請你靜養一下吧，瑪霞……靜養一下吧……給她倒點茶來。

瑪 我不再哭了……

庫 她已經不哭了……可愛的她……

(隱隱約約的聽見有很遠的放手槍的聲音。)

瑪 『那海灣有棵碧綠的橡樹，樹上掛着金練……那碧綠的貓……碧綠的橡樹……我說錯了(喝茶)不幸的人生喲……現在我什麼也不要了……我現在很安心了……反正都是一個樣……『海灣』有什麼意思呢？為什麼這一個字要釘在我心靈裏？心思都亂完了。

(衣麗娜入。)

娥 靜養一下吧，瑪霞。唉，聰明被聰明誤呵……我們到屋裏去吧。

瑪 (氣着)我不到那兒去。(慟哭起來，即刻又止哭)我已經不願到屋裏去了，不去了……

衣 讓我們在一塊坐一坐吧，就是不說話也沒有什麼。你知道我明天要走了……(少停。)

庫 昨天我在第三班一個學生手裏搶了這一掛鬍子……(帶鬍子)真像一個德文教員……
(笑起來)不是嗎？這些孩子真會玩。

瑪 實在像一個德國人。

娥 (笑) 不錯。

瑪 (哭着)。

衣 夠了，瑪霞！

庫 真像極了。

(娜姐霞入)

娜 (向丫頭) 什麼？小蘇菲給蒲洛多波波夫抱着的，小寶貝讓安得列抱着吧。小孩子真是把人

磨苦死了…… (向衣麗娜) 衣麗娜，你明天就走了——真是可惜。我很望你再住一禮拜。

(看見庫雷庚叫了起來；他笑着把鬍子卸了) 哦，你真會駭人！(向衣麗娜) 我同你住慣了，和你分手，你以為我很快活嗎？我教安得列帶着他的提琴到你的房間去住——教他在那里拉他的去吧！——他的房間我教小蘇菲住。真是美麗的、好看的孩子呵！真是可愛的小女孩呵！今天她那靈活的小眼睛瞪着我，喚道：『媽媽！』

庫 好孩子，實在不錯。

娜 明天這里就剩我一個人了。(歎息)我先吩咐教把小路旁邊的松樹、楓樹都斫斫；那晚上真是看不慣……(向衣麗娜)親愛的，你的腰帶不稱極了……這很不好看，應當換新鮮一點的顏色。我又吩咐教把這兒滿種上花子，將來放着花香……(嚴厲的樣子)爲什麼把肉叉放到這兒的板橈上？(到屋內去，向丫頭)我問你爲什麼把肉叉放到這兒的板橈上？(嚷道)不說！

庫 她發起利害了！

(臺後軍樂奏着進行曲；大家都聽着)

娥 軍隊都開走了。

(齊布德金入)

瑪 我們的朋友都開走了。唉，怎麼辦呢……望他們都一路平安吧！(向其夫)應該回家了……我的帽子、斗篷在那里？

庫 我到屋裏給你取……馬上就拿來。

娥 是的，現在都可以各自回家吧，是時候了。

齊 娥爾加！

娥 什麼？（少停）什麼？

齊 沒有什麼……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你……（附她耳上耳語。）

娥 （吃驚）不會有的事！

齊 是的……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真累壞了，真煩惱死了，不願再多說話了……（煩惱）

但是，反正都是一個樣！

瑪 發生什麼事情？

娥 （擁抱着衣麗娜）今天真是不幸的日子呀……我不知道該怎樣告訴你，我的親愛的……

衣 什麼快說什麼我懇求你！（哭。）

齊 剛才決鬪把男爵打死了。

衣 （低聲哭起來）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

齊 (在後臺板檯上坐下) 累極了…… (從衣袋裏掏出一張報紙) 讓她們哭去吧…… (低聲

唱道) Ta-ra-ra bumbia…… Siju na tumbie ya…… 難道不都是一個樣嗎!

(三姊妹站起來, 互相擁抱着。)

瑪 唉, 軍樂奏的是何等悠揚呵! 他們都離開我們去了, 一個永去了, 長此永去了, 就留下我們了, 我們要另換一種生活了。應當活着…… 應當活着喲……

衣 (頭放在娥爾加懷裏) 時候到了, 大家都要知道這都是爲什麼, 這些痛苦都是爲着什麼, 將來再不會有什麼神秘了, 可是現在都應當活着…… 應當去工作, 不斷的去工作! 明天我一個人去了, 到學校去教書去; 把我的一生都交給那用得着我的力量的人。現在是秋天, 冬天馬上就來到了, 地上都快被雪蓋起來了, 可是我要去工作了, 要去工作了……

娥 (抱着她兩個妹妹) 軍樂奏的是何等歡樂, 雄壯, 並且希望着生存呵! 唉, 天呀! 時光過去了, 我們也死了, 人們都把我們也忘記了, 忘記了我們的面容, 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人數, 可是我們的痛苦, 都變成了愉快, 爲着我們的後人; 幸福與和平, 都普遍了未來的人間, 他們都爲我們

現在的人們歌頌而祝福了！唉，我親愛的妹妹們，我們的生命還沒有完結，我們還要活着啊！軍樂奏的如此的歡樂，如此的愉快，彷彿再過一會我們就知道了我們爲什麼活着，爲什麼痛苦……假使我們能夠知道，假使能夠知道！

（軍樂奏的慢慢的底緩下來，庫雷庚很愉快的微笑着，拿着帽子和斗篷，安得列推着小孩子的臥車，）

齊（低聲唱道）Ta-ra……ra……bumbia……Siju na tumbie ya……（看着報）反正都是一個樣！反正都是一個樣！

娥假使能夠知道，假使能夠知道！

——幕下——

柴霍甫評傳（附錄）

一 柴霍甫傳畧

二 柴霍甫是社會凡庸時代的一位諷刺作家——柴氏的生之悲劇——生活的凡庸——生之恐怖——柴霍甫與李門托夫

三 柴氏的社會凡庸主義時代的理想——伊凡諾夫——對於凡庸主義之憎惡與受凡庸生活之窘迫——柴氏第一期作品裏的悲觀主義（到一八九二年）

四 煩悶的故事曠野我的生活等小說

五 柴氏對於托爾斯太主義的傾向——賭博發作等小說——柴氏在一八九四年一封信裏的自白——反對托爾斯太主義的時期——第六號病房好人我的生活等小說

六 柴氏第二期的創作——「信仰進步」是柴氏悲觀主義的救星——「經過二三十年」世界上的黃金時代

七 阿斯特羅甫章世英屠恁霸荷的意見都是柴氏自己的意見——對於美麗自由生活的要求

八 「信仰進步」果爲柴氏悲觀主義的救星嗎——樂觀主義實驗的失敗——櫻桃園未婚妻——失敗的原因——柴

三姊妹 柴霍甫評傳

氏的信仰進步爲「當代反個人主義」的表現——倫理的反個人主義——柴氏的終難離開悲觀主義是他倫理的個人主義的感覺的因果是倫理的反個人主義的無意識的反對

九 柴氏的個人主義與反個人主義的矛盾——對於工作的呼聲是使自己心靈麻醉的一種手段——我們不過是後

人到幸福之路上去的一道橋梁——柴氏的矛盾

一

柴霍甫 (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是俄國很有名的小說家兼戲曲作家；於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生於南俄之達岡洛哥 (Taurandol) 地方。他祖父出身農奴，父親是經營商業的。

柴氏幼年，在本地一個小學校裏讀書。一八七九年入莫斯科大學 (Московский Ун-верситет) 醫科 (Медицин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去專門學醫。一八八四年他在大學畢業後，因爲忙於文學生涯的緣故，對於醫學，不曾去實習過。

柴氏的文學生涯，開始於一八七九年，那時他還是大學第一年級的學生，他在那時就作了些短篇小說，在日報和雜誌上發表。

一八八七年，柴氏出了兩本小說集：一，滑稽短篇小說集（Юм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二，在黃昏裏（В сумерках）。

一八九〇年他出了一本小說集叫憂愁的人（Хмурые люди）。他的最重要的小說如：曠野（Степь），火光（Огонь），煩悶的故事（Скудная история），第六號病房（Палата No. 6），無名的故事（Рассказ неизвест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等，都是八十年代之末的時候，在雜誌上發表的。

柴氏晚年專從事於作劇；一八八六年他的第一本劇本伊凡諾夫（Иванов）出世之後，次年就在莫斯科的戈爾沙戲園（Театр Горькая）裏排演他的重要的劇本有櫻桃園（Вишневый сад），三姊妹（Три сестры），萬尼亞叔父（Татьяна Базис），海鷗（Чайка）等。此外還有幾個獨幕劇，都很有趣味的。

一九〇四年，七月二日，柴氏死於德國，享年四十有四。

柴氏生平，大畧如此。關於柴氏思想的話，下邊再詳為申論之。

二

八十年代的柴霍甫，九十代的高爾基（Горький）這兩位作家，在藝術的創造上，都是十九世紀後二十五年間俄國知識階級最重要的代表。我們知道，當個人主義（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與反凡庸主義（Антимещанство）的狂濤波起的時候，那社會的凡庸主義就在這時衰落了；雖然柴霍甫與高爾基的主張上少有不同，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倆都有密切的關係，都是啓發俄國社會思想的代表。

八十年代俄國文壇上的柴霍甫，是一個社會凡庸主義時代的理想的代表；這句話恐怕沒有一個人能把這個意思解釋明白。不然，柴氏不是這時代的理想的代表，是一個諷刺作家，是這時代間接的產兒。但是在八十年代之末的時候，有好多人，都陷入於這條錯路上，都以為柴氏不是郭哥爾一派的人，都以為他是這社會凡庸主義時代的龔察洛夫（Гончаров），就是連美哈洛夫斯基（Мещайловский）在批評柴氏的伊凡諾夫（Иванов）的時候，也竟然陷入到這一條錯路上。（參看美氏文集第六卷，第七七八頁）這是美氏不明白柴氏創作的根本的主旨，到後來美氏才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承認他好像畢沙列夫（Писарев）對於普希金（Пушкин）一樣的

錯誤：畢沙列夫同美哈洛夫斯基都把他們作品中的英雄，認為是作家的自身。畢沙列夫很以為娥聶良（Еренин Огенин）的思想與感情，就是普希金的思想與感情；美哈洛夫斯基以為柴氏主張理想的凡庸主義，他以為八十年代的伊凡諾夫就是柴霍甫……他以為柴氏就是倫理的凡庸主義的宣傳者！其實柴氏在他初開始他的文學生涯的時候，就是那八十年代一位諷刺的作家了！

柴氏是社會凡庸主義時代的一個諷刺作家；這在他的文學生涯初開始的時候如此，也可以說是一直到了九十年代的時候還是如此。他的短篇滑稽小說，描寫這一個時代的生活，同沙爾德珂夫（Салтыков）的諷刺小說，是一樣的充滿着忿怒與諷刺。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沙爾德珂夫的帶着諷刺的、忿怒的諷刺小說，與柴氏的運用他靈敏的手腕，描那風景的小說，在讀者的心靈上，那一個能印下更深的印象？如果你讀了柴氏的短篇小說，你不禁要笑了起來，把書放下之後，覺得有種痛苦的憂鬱，留在你的心靈上！由此看來，不僅如下級軍官普利式伯耶夫（Плисов）一類的滑稽小說是如此，就是看了柴氏的很平常很樸實的小說之後，也有種痛

苦的憂鬱，留在我們的心靈上。他的沈痛的眼淚，是在談諧的笑弄裏邊藏着的。如果有人把柴氏的這些短篇小說同郭哥爾的死靈魂（*Мертвое лицо*）在一齊讀給普希金聽了，怕他也要情不自禁的帶着很憂悶的聲音重說道：『呵，我們俄國是何等的悲慘呀！……』

在柴氏這些兩三頁的滑稽短篇小說裏邊，卻包含着無限的意義；從古以來，俄國的人民，都是奴顏婢膝的崇拜着『官級』（看柴氏小說胖的和瘦的 *Толстый и тонкий*）；同時又崇拜着『金錢』（看柴氏的假面具）；俄國的人們，在他們高級官吏的面前，都是帶着些戰兢兢恐懼的樣子；（看柴氏的官吏之死 *Смерть чиновника*）；俄國人的卑下和謙遜，昏庸和黑暗的生活，就是莫克維其的哲學，也不過是這些生活的裝飾品；（看柴氏的思想家 *Мыслитель*）；他們都禁若寒蟬，戰戰兢兢的不敢有『反對的聲浪』；據我們所知道的吳史潘斯基（*Л. Успенский*）也這樣的說：『如果有反對的論調，那就是無道理的可憐的如同葉裴媽一樣』（看柴氏的驚嘆號 *Восклицания*）；（*восклицания*）對於這樣的制度，『不要討論，一齊都來服從吧！』他們那冥頑的當局常常憂心焦思的怕生出什麼暴動來，所以常常爲着一點小小的事情，就把人們下到獄裏；（看柴氏的思想

的風潮(Бурение умов)；這真是義勇偵探的好模範呵！(看柴氏的下級軍官普利式伯列夫)；有這樣黑暗的生活，結果才有這樣的願望：『我願一切人都覺得煩悶而且痛苦，我願一切人都覺得這生活是乏味而且卑賤的！』(看柴氏的丈夫)——這些小說令人看了不但發笑，實在令人很悲傷的呵！實在可以令人叫出一種抑鬱煩悶的呼聲：『呵，我們俄國是何等的悲慘呀！』……

比方由大的事情，到可笑的事情，其間相差不過只是一步路；由可笑的事情到可悲的事情，其間連這一步之差也沒有了；笑與悲原來是共同的，是不能彼此分離的。悲劇不是在舊劇的舞臺上排演的；在那里沒有那代表罪惡的紅髮的疵愚者，沒有那代表縱慾的罪犯黑髮少年，沒有一切的代表有道德的黃髮的人；比方人們化起裝來去演悲劇的時候，那麼在他們化起裝來之後，還可以看見他們有羞恥之心，可以看見他們的眼淚；(看柴氏的父親)不，柴氏的悲劇並不在此，他的悲劇裏邊更悲慘的就是人們在他們自己的生活裏邊沒有高尚的目的，沒有悲慘的事跡；他的悲劇是表現着凡庸主義的人生是卑賤而且乏味的；他所表現的不僅是凡庸主義的時代，不僅是凡庸主義時代人們的階級……他好像一位忠誠的藝術家，他超出了他自己的時代。

的範圍；他不僅是社會凡庸主義時代的一位諷刺作家；他的眼光是超出一切的；他以爲『一切的生活，都是凡庸的悲劇』——這就是『生之恐怖！』

說到這里，我們不能不覺得十九世紀之末的人們，對於生之恐怖，與十八世紀之末的享樂主義者的觀念是根本相反的。那時一切的人們，覺得一切的生活好像鮮花一般的美麗；不過有一個常常令他們心懷不安的問題，就是他們覺得『他們的壽運太短了！』他們時時刻刻的恐懼着他們的『葬鐘』快要響了；如果他們要不常常想着他們終究都應該有死的時候，那麼他們就要以生活爲完全的安樂了——『喝吧，吃吧，大家都來儘量的歡樂吧！』……死之恐怖與生之歡樂；這就是十八世紀享樂主義者的根本的見解；生之恐怖與死之歡樂，這我們可以在柴氏的作品裏邊得到吧？『這怎麼好呢？還得要去活着呵！』梭尼雅也低首下心的在她的運命之前屈服了；（看柴氏的萬尼亞叔父）『……我們一天天的一夜夜的過下去吧……到了我們葬鐘響了的時候，我們就死了……我們就要歡樂了；那時候我們要帶着那沈靜微笑的面容，回顧到我們現在的不幸——我們要去休息了！舅父呵，我相信，我十分的相信……我們要去休息了！我們要

去休息了……』生着就是沉重的負擔，死了就是安息，這就是萬尼亞叔父的結論；享福和無窮的歡樂，就是要在現在的生活裏邊。不過他們都是凡庸的人呵！萬尼亞叔父，梭尼雅，阿斯特羅甫醫生和海麗娜；都是這劇本裏邊比較好的人，他們都負着沈重的痛苦的擔子，在這命運之網裏掙扎着；他們沒有什麼成就，也不能有什麼成就呵！但是一切的隆福都讓這老書呆子——撒列布梁哥夫教授和同他一般的岳母享受了！他們正天埋首於書堆裏邊，讀些無用的書和小冊子；享受那凡庸的肉體上的艷福，他們的唯一的理想就是等到了吃午飯的時候，他們去肥吃一回！

三

柴氏實在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嗎？——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還得要討論一下。現在不過我們要討論的就是柴氏的滑稽短篇小說裏邊所含的悲劇；他的悲劇就是表現着各方面的生活的卑鄙與生之恐怖。那凡庸的生之恐怖，同當代的凡庸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恐怖就是這生活的根基；在社會凡庸主義時代，那凡庸主義把社會上一切的文化，從頭到尾，一齊都抱圍住了，於是就發生了一種凡庸主義的恐怖。在柴氏五十年以前的時候，李門託夫（Лермонтов）對於人生的

見解，差不多也同柴氏一樣；所不同的就是李門託夫不覺得生活是恐怖的；他對於生活是很淡漠的，他以為生活不過是『無味的遊戲』吧了。自然我們不能拿李門託夫對於凡庸生活的形式不滿意，來解釋他理想中的憂愁與苦悶，這個理由我們是不能承認的，因為他這種動機，才造成了他這種觀念。這每句話我們都可以拿來論柴霍甫；柴氏受了社會凡庸主義時代的影響，結果就造成他對於這生活的見解，他以為生活原來就是凡庸的。他兩個都是他們時代的產兒，可是他兩個的思想都超出他們時代的範圍。這好像託爾斯太（Толстой）同杜思退益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的思想超出了他們時代的範圍是一樣的；柴氏從八十年代的凡庸主義，一直到了一切生活的凡庸。

比方我們再來拿柴氏的戲曲伊凡諾夫（一八八六年作）來看一看；伊凡諾夫就是八十年代過渡時代的模範。從前他對於他一切的生活，都表示着不安和憤怒，對於他的黑暗麻木的環境，處處都表示着反抗的精神，想達到他的目的。他的愛憎和信仰，都不和一般人一樣……但是時過境遷，連一點痕跡也沒有了；在這劇本裏邊，伊凡諾夫因為他的成就太小，他已經成了一個

『困倦的、失望的、灰心的人了！——這是他自己的話——難道他是受了環境的壓迫使然嗎？這樣的解釋，就是伊凡諾夫自己也以為是很糊塗而且與時代潮流相反的；這些話不過只可以拿來解釋阿斯特羅甫醫生和萬尼亞叔父：拿他們的生活，來解釋他們的失敗；『這些凡庸的、卑賤的生活來壓迫着我們；他那陳腐的毒氣，浸入到我們的血管裏，使我們成了一個這樣的庸人——同一般人一樣的庸人！』

無論如何，但是伊凡諾夫終究成了一個凡庸的人了，同一般人一樣的一個庸人了。他現在是同八十年代的一般人一樣，他愛說些可怕的悲慘的話，他愛往自賤的路上去；他自己很老實的承認他自己是一個沒有天才的人。但是這個不成什麼問題；因為天才不是個個人所都能有的。他所以成爲庸人的，是因這種霧煙障氣的凡庸主義的卑賤的哲學把他籠罩了起來，這種哲學，就可以代表八十年代的社會。『……你要挑一位平常的、灰色的，沒有什麼地方出奇的女子才好。總而言之；你一切的生活，都要按着一定的常規。背景越灰色越好，背景越同一越好。我的親愛的，你一個人別要去同一千個人奮鬥，不要同那麻木的環境反抗，不要去枉費氣力吧……去

藏到你自己的貝殼裏，作你自己的小事，一切都去聽天由命吧……』這是伊凡諾夫的哲學，我們是很知道的；這都是社會凡庸主義時代一樣的根本的動機——小事主義，人們都慢慢注意起來，終於成了一切生活的規範。以上伊凡諾夫所說的話，可當八十年代伊凡諾夫的代表。除他而外，我們還可以在柴氏的作品裏找出好多各樣的分子來。

八十年代凡庸生活的代表，我們還可以找出來伊內其，安得列（三姊妹）和那無人道的巴偉爾，『他的心靈都不是真正的心靈』（看柴氏的妻）但是在八十年代，誰的心靈，算是真正的心靈呢？『他們一切人的心靈都是不正的呵』（這是吳史潘斯基的話）那老書呆子撒列布梁哥夫就是教授裏邊的庸人（看萬尼亞叔父）他生來就是卑賤而且庸俗的，他手裏執着八十年代人們的旗子，上邊寫道：『諸位，應當都去作事呵！應當都去作事呵！』後來建築師伯列日尼夫扶着他的女兒說道：『你看，你往天上看一看！那些星兒，甚至那些最小的星兒——都是另外的一個世界呵！我們的人們同宇宙比較起來，是何等的微小呵！』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因為他的微小，他好像十分愉快似的。（看柴氏的我的生活）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八十年代的人。這個時代的代表，我

們還可以在柴氏的作品裏邊，找出好多來；但是找出來之後，我們還是不明白柴氏的宗旨。

凡庸主義的外表雖然也很美麗，但是終究免不了柴氏對於他的憎恨與厭惡。柴氏對於龔察洛夫的作品，認為是無天才的、無味的作品。（看葉巴紀耶夫斯基С. Елпатовский的回憶柴霍甫。）在這本書裏邊，完全而且明白的表現着他的憎恨與厭惡，也或者他對於這凡庸主義的憎恨與厭惡，是無意識的。柴氏在他最初的短篇小說裏不過只是弄笑這些凡庸和卑賤的生活；這時他是一個青年作家，還沒有找着他真正的道路。但是我們在他這些短篇小說裏邊，已經可以看出那悲慘的印痕，藏在談諧的嘲笑裏邊；柴氏把他環境生活的凡庸主義和時代的凡庸主義，一齊都反映到他的作品裏邊，時間越長久，他所受的生活凡庸主義的恐怖越利害。我們如果再把他最初的短篇小說如丈夫、嫁粧、安姐姐等再翻來看一看，看了之後，在我們的心靈上留下一種痛苦和憂悶，我們就知道了那生活是何等的恐怖呵！那凡庸的根性，是在生活的內心，不僅是在生活的表面上——這就是這時代柴氏的根本的思想，這種思想一直到了九十年代之初，到他的小說無名的故事和十六號病室的時候（一八九二——一九九三年）由此看來，八十年

代的柴霍甫是一個憂鬱的悲觀主義者，並那悲觀主義根深蒂固的盤結在他的心靈的深處！一切的生活，都是無窮的永久的凡庸主義的運動；難道這不是悲觀主義的見解嗎？

四

我們不必來詳細的證明以上所說的話，差不多柴氏一切的短篇小說都是在一八八五——一八八六年作的，拿這些小說可以證明柴氏對於人生的見解是悲慘的、失望的，生活原來就是凡庸的。這就是悲觀主義的絕對重要的特質；柴氏在這時代無論對於什麼都是失望的！柴氏的象徵的色彩，我們可以在『煩悶的故事』最後一段看出來。尼古拉(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是一個年老的教授，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他的學識比一切都高得多，他明白他環境的生活凡庸的可怕；但是喀嘉對於她生活的不滿足，想要求他答覆這個『怎麼辦呢？』的問題，但是你猜他怎麼回答喀嘉這個問題呢？他說：『我能夠怎麼說呢？我什麼也不能夠……喀嘉，實在說，我不知道。』她的慟哭令他傷心的不知所措的又說道：『喀嘉，讓我們來吃早飯吧！』這個問題他怕是不能解決了……

這麼看來，他對於那凡庸生活的壁壘是衝不破了……好吧，就讓是這樣，但是柴霍甫對於尼古拉這種意見也不擔負責任嗎？尼古拉自己也承認他不注意他環境的生活，他是『沒有宗旨』的，他把這『沒有宗旨』叫做『活人的神』；怪不得他回答這『怎麼辦呢？』的問題，他僅僅只能老老實實回答道：『實在說我不知道』……難道柴氏也有這樣的答案嗎？

是的，就是這樣的。八十年代的柴霍甫，實在他沒有那『沒有宗旨』沒有那『活人的神』讓他對於那『怎麼辦呢？』的問題，叫他去直接的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大概是有宗旨的，但是他不過帶着純粹的消極的性質吧了。我們知道這就是生活凡庸的宗旨；這宗旨裏邊有『怎麼辦呢？』這個問題的發端，所以從這個問題裏邊又引出了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從這里又生出了柴氏的『客觀主義』，他這客觀主義，是很受一般批評家痛斥的，就是連那很有眼光的批評家——美哈洛夫斯基也竟然來痛斥他來了！現在我們很知他這客觀裏邊藏着很深的、悲慘的意像；在一切的環境裏邊，他都看見了那生活凡庸的可怕，而且在這樣的環境裏邊，找不出一條出路來！（看柴氏的一八九二年的一篇小說恐怖。）柴氏這樣無限消極的深心，批評家都想不到，都斥他是

沒有目的，沒有理想的作家；因此都以他爲八十年代一般過渡時代的人們一樣的看法。

如果一切的生活都是黑暗的、永久的凡庸，那麼生活真是『煩悶的故事』了！因爲他的卑賤令人又煩悶，又可怕；又可怕，又煩悶……從前龔察洛夫在他的小說險崖裏邊，描寫生活的煩悶說道：『生活有各方面，生活有各樣式，但是那無邊無際，荒涼寂寞的煩悶，在生活裏邊橫亘着好像宇宙間的沙漠一樣；不過從生活別的一方面，這些煩悶都做了思想家和藝術家描寫分析的對象。』那無際的荒涼的煩悶，可以代表生活的一個方面……但是這煩悶在柴氏的作品裏邊，到處都可以看到。在柴氏最初的長篇小說曠野（一八八六年作）裏邊，令人讀了不但覺得那廣漠的生活的乏味，而且覺得生活的煩悶；那乏味而且煩悶的生活，無邊無際的真好似曠野一樣呵！這些煩悶與憂鬱的骨子裏，充滿着凡庸主義的根性，永久也令人難以逃得出來呵！

在那遼闊無際的烏克蘭的曠野裏，在那鼎鼎大名的老教授的書房裏，在那梁里珂章的工場裏（看柴氏的會有的事），在那建築師伯列日尼夫住的省城裏（看柴氏的我的生活）——到處都是憂鬱，到處都是煩悶，到處都是黑暗的！可怕的生活的恐怖！建築師的兒子問他說道：『你

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生活，你的生活爲什麼會這樣的苦悶，這樣的凡庸呢？你已經建築了三十年
的房屋了，爲什麼在你建築那些房屋裏邊沒有一個可以教我「怎麼過生活呢」這個問題呢？
：』他又繼續說道：『我們這城市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了，可是從來沒有出過一個有用的人——
——連一個也沒有呵！難道在萌芽的時候，你把這些活潑的生機都摧殘了嗎！這城市都是商人的、
飯店的、官僚的、鄉愿的、無用人們的城市；如果這城市陷落了，連一個人來可惜他的都沒有！』俄
國所有的城市，都是這樣的城市呵！

這樣的觀念，不是無意識的；在柴氏的作品裏邊，柴氏常常的重復着這樣的思想。在三姊妹
裏邊安得列說道：『我們這城市已經有二百年的歷史了，在這城裏有十萬居民，可是沒有一個
不同樣的人……他們都不過是只會吃、喝、睡覺，以至於烏呼哀哉……他們生下來的子孫，也是
一樣的只會吃、喝、睡覺，並且他們想解悶，於就來撒謊、吃酒、賭牌……』安得列對於這個問題的
答案就是：『爲什麼我們剛剛登上人生的道路，就變成苦悶、凡庸、不快、懶惰、冷淡、無用、不幸……』
這就是因爲在那凡庸的汪洋大海裏，找不出來一條出路，那凡庸的汪洋的大海，可以沈沒一切

的人們，那無邊無際的凡庸的大海，把全世界都抱圍起來，令人逃也無處可逃了……三姊妹換各種的聲音嘆息道：『到莫斯科去吧！到莫斯科去吧！到莫斯科去吧！』——讓她們都去享受自己的安樂，讓她們都去幻想去！無論她們走的如何的遠，她們終究逃不出那凡庸的大海！因為一切的生活，都是被捲在凡庸勢力之內的呀！唯一的方法，就是柴氏在他作品中的人，最後都成了瘋子；當他這瘋病發作的時候，他覺得他是愉快的、幸福的、特別的逃出了那凡庸之海的人！（看柴氏的黑和尚）

五

人有這樣唯一的意見是不能行的；絕對懷疑主義的哲學，以為自己取消的觀念，是因為他推到結論，分析思想和意識為很少的分子，因此絕對懷疑主義者的思想的作用是幻想的。在絕對悲觀主義的生活裏，有這樣消極的結果，如果他不使用各種方法：比方分別情緒的悲觀主義與觀念的悲觀主義等。

八十年代的柴霍甫想在託爾斯太主義（ТОЛСТОЙСТВО）裏邊求他絕對悲觀主義的救星。託

爾斯太反對文化的表面與內容和柴氏反對生活凡庸的表面與內容的意見是很相同的。這在柴氏時代（一八八六——一八九二）的小說裏邊可以看見。我們處處都可以看出這種託爾斯太主義的色彩來。『……我輕視你們的書籍，輕視世界上一切的幸福與智慧。世界上一切的一切，都是卑賤的、陳腐的、虛幻的、空虛的好像幻想一樣。雖然你們是自負的，聰明而且美麗的，但是你們死了之後，連一點形跡也沒有了；可是你們的天才與歷史是永存不朽的！你們心神錯亂的迷了你們的道路；你們以醜為美，以虛偽為真理』（看柴氏的賭博）。這個犯人就是從前的法律家，他的背後，是柴氏站在那兒說話是無疑的！在柴氏的最後幾篇小說裏邊；如侯爵夫人、煩悶的故事、發作等，我們還可以在這裏指出他受託爾斯太主義影響很明顯的痕跡來；但是在這些小說裏邊，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柴氏所取於託爾斯太主義的是消極一方面，他完全沒有注意到託爾斯太主義的積極方面上。

這麼看來，連託爾斯太主義也不能把柴氏從那絕對悲觀主義的污泥坑中救了出來，結果便引起柴氏對於託爾斯太主義的很激烈的攻擊！一八九四年柴氏在他一封信裏說：『……我

受了六七年的託爾斯太哲學的影響，他能夠感動我的不是他根本的理論，是他序述的方法；因為他這些理論我從前就已經明白了——他的識見大概是一種強有力的催眠術！但是現在在我心裏有種反對的觀心……」他這種反對的觀念在他的小說如第六號病室、好人、我的生活，（一八九二——一八九五年）等裏邊可以看出來，這些反對的觀念，在柴氏的絕對悲觀主義裏邊起了變化；他由託爾斯太主義的批評上，從他所衝不破的生活凡庸的範圍裏，至此才找出了一條理論上的出路！他相信『進步』這是他自己的話（在他一八九二年的那封信裏）我們在下邊還可以看出來好多這樣的信仰，可以用來治柴氏的病……

『自我的改善』就是八十年代社會上的託爾斯太主義的偶像。現在這偶像對於柴氏是沒有什麼意味了；大概他以為託爾斯太把自由分爲內心的和外部的，是沾辱了神聖自由兩個字。他很冷笑託爾斯太的『改善』和託爾斯太主義者的自信；『他吃飽了王瓜和麵包，他想着這就是改善了』（看柴氏的柏赤尼格——Turchin 古民族名——）他描寫那內心的自由和外部的自由的悲慘的衝突（看柴氏的第六號病室）究竟他能要求的就是生活範圍的擴大（看柴氏

的莫。

在第六號病室裏邊的迦琴醫生，是一個無意識的託爾斯太的信徒，無論如何，他對外部和內心自由的意見，總可以算八十年代的模範。他說：『在一個很溫暖、很方便的书房裏和在這一個病室裏，是沒有一點兒區別；人的平安與滿足，不在外面，是在內心的……平常人都以為外面的東西如馬車、書房等等，可以教人發生好事或壞事，可是有思想的人，完全注意在他的內心的……如果我們要仔細想一想，那麼在我們內心的一點小事情都能來激動我們的心靈。我們要明了我們的生活，在這裡就是真正的幸福……』這些老生常談，我們是很知道的！柴氏在他絕對悲觀主義的時代，怎麼來回答這個問題呢？但是現在他從託爾斯太主義裏邊覺悟的時期了，他現在很激烈的來攻擊這無力的沒用的道德！『……虛榮的虛榮，內心和外部的自由，對於生活的輕視，痛苦與死亡，生活的明了，真正的幸福——這些都是對於俄國懶惰的人們最相當的哲學……』這是有精神病的格洛莫夫回答迦琴醫生的話，難道這些能不是柴氏自己的意見嗎？我們已經看出社會凡庸主義的卑賤，思想的貧困與精神病都是互相關連着呢。（看柴氏的

黑和尚。並且這還是柴氏第一次敢大膽的表現出這種積極的思想呢！『對於生活的明了……內心和外部的自由』……我們暫且不管這些，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柴氏託格洛莫夫所表現出來的思想：『我知道上帝是用熱血和神經來創造我的；可是那有機體的細胞如果有活動力，那麼他對於一切的覺感，都應當有感動；我也有感動！在苦痛的時候，我會噙着眼淚，叫出一種喊聲來，在受人凌辱的時候，我會羞忿起來！在厭惡的時候，我會表現出一種厭惡的氣色來！我以為這就是本來的生活……』我們看到這兒，那絕對悲觀主義者的信仰，是很難以維持下去了；柴氏把他自己的意見，很明白的託格洛莫夫表現出來。我們在這里可以看出柴氏對於這種受動的自我改善的哲學，所施的激烈的攻擊！

在這篇小說裏，我們所受的感動，除了這些之外，還有柴氏的中心的思想，也間接的表示出來，這種思想就是被那瘋子格洛莫夫說出來的：『我們的好的日子要來到了！新生活的霞光照耀出來了，真理要得勝利了，我們享受幸福的日子到了！我不能等到那時候，但是我們的子孫是要等到的！我掬着真誠和愉快來歡迎他們，我歡天喜地的來歡迎他們！向前幹吧！朋友們，上帝幫

助你們……』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出來援救柴氏的思想，就是他對於『進步的信仰』並且這種信仰暫時的可以把他從那絕對的悲觀主義裏邊——從那霧煙瘴氣的凡庸生活的恐怖裏邊把他救了出來。

這種信仰，不僅是只在這篇小說裏邊；在他的重要的著作如三姊妹、櫻桃園及萬尼亞叔叔裏邊，都常常的表現着他這種信仰！

六

這種信能救柴氏的就是再過二二三十年——再過二二三十年，一切生活凡庸的根性就消滅了，新生活的霞光就照耀出來了——那美麗而且幸福的生活與正義都實現了！在未來的黃金時代的人們，都不贊成我們現在的可憐的凡庸的生活……『我們死了之後，再過二二三十年，那時的人們，一定要輕視我們現在過這樣的糊塗而且泛味的生活了！那時他們是要想法子怎麼才能得到幸福的生活呢？……』這是阿斯特羅甫醫生說的，但是他還是爲着將來人們的幸福去工作，他的精神上的維持就是：『如果一千年後的人們，能夠得到幸福，這就是我的一點小小

的成功！』這種精神上的維持，能夠增加他無限的對於工作的勇氣。『我們死了之後，再過二三百
年，我們爲着那時的人們去預備一條幸福的道路，他們能贊成我們嗎？奶媽，大概他們是不贊成
的呀！』他帶着很病苦的心情說着，但是奶媽回他說：『如果人們不贊成我們，那麼上帝一定是贊
成我們的！』他很滿意的說：『謝謝你，你說的很不錯！』換句話說：我們自己將來能趕得上享受那
幸福的生活與否是不成問題的，我們的工作，是爲着我們後世子孫的幸福！

這些思想在『三姊妹』裏又表現出來了；韋世英與屠怎霸荷又談到將來生活的美麗，各人
都發表着他們各人對於理論和實際上的意見。韋世英說道：『生活真是苦難得很；我們裏面有
好多人都以爲生活真是沒有希望的，是乏味的；然而總要知道：生活一天天的就會容易起來，光
明起來了！表面上看來，似乎光明的生活快要來到了！』我們可以證明出這些話句句都是柴氏
自己的話，這些都是他自己的思想。我們再看韋世英說：『……以前是什麼樣，現在又是什麼樣，
多麼大的區別呵！再過二三百年之後，回看我們現在的生活，又發笑，又要害怕了……呵，一定的，
那時是個怎麼樣好的生活呵……』這好像阿斯特羅甫以爲爲着未來人們的幸福而工作，爲

一切生活的目的是一樣的。我們再看韋世英說：『再過三二百年以至於一千年——時間是沒有關係的——那新鮮而幸福的生活就來到了。當然，我們享受這樣的生活，我們是來不及了。然而我們就是爲着這樣的生活而活着的，天天爲着牠才去工作。呵，我們盡些力，去創造出這種新的生活來！——只有這件事是我們生存唯一的目的；也就是我們的幸福。』

屠怎霸荷也拿他對於工作——竭力工作的呼聲，來補充韋世英的思想；他以爲工作與勞動，好像一種麻醉劑，能使他忘了那生活可怕的精神上的壓迫。韋世英說：『經過二三百十年之後，世界上的生活，都變成十分的美麗，不可思議的美麗了。人們都渴望着這樣的生活，如果現在沒有這樣的生活，那麼人們都預先感覺着牠，期待着牠，幻想着牠，預備着去追求牠……』韋世英常常的重復着他這種思想；屠怎霸荷的回答就是：『你說：再過許多年，世界上的生活，都變成十分的美麗，不可思議的美麗。這的確是不錯的。但是要參加這現實的生活，就算遠遠的參加，也要有所準備才好，要工作才好……』他又重復說道：『我將要去工作了……我就是這一生去作一天的工也是好的，我想作工到晚上回來的時候，神疲力倦的躺到牀上即刻就睡着了……』我

要去工作，要去工作……——這就是他對於生活的宗旨；（有時衣麗娜同他也常常重複着這話）但是，我們明明白白可以看見他的工作並不是爲着未來人們的幸福，他的目的是想脫離他那煩悶的生活。

這些思想，統統都是柴氏自己的思想，我們是很明白的；因爲在『三姊妹』裏邊除過韋世英與屠怎霸荷之外，還有安得列與娥爾加也常常的重復着表現出這些思想來。這編戲曲是用悲劇來結局的；我們所受的印像，好似柴氏常常換各種各樣的話來反復申論這未來的非常美麗的生活，無非是爲着好像屠怎霸荷一樣；使他自己從那無可逃脫的實際的凡庸生活裏邊，使他自己由那當代的凡庸主義壓迫着的疲倦的心靈麻醉起來。他們一切的希望，不過都是對於將來的——這樣的呼聲，在萬尼亞叔父與三姊妹的結局上都是一樣的。『我們要休息了！我們要休息了！我們聽見那天神的歌曲，我們看見那滿天的幸福的霞光……』——這是萬尼亞叔父上梭尼雅的結論——希望將來的黃金時代，如果不在人間，那麼就在天上了！……我們的痛苦，都變成了愉快，爲着我們的後人；幸福與和平，都普遍了未來的人間，他們都爲着我們現在的

人們頌揚而祝福了……』這是三姊妹的結論——這種結局，就是希望着未來人間的樂園。這兩個劇本結局的情緒，都是一樣的悲慘——這種悲慘，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能即刻建設一種健全而且有意義的新生活，爲着現在的人們！

七

但是，世界是進步的，黃金時代，將來總有實現的一日；難道這不是柴氏的思想嗎？韋世英與阿斯特羅甫各種討論的意見，難道這不是柴氏的意見嗎？不，這實在都是柴氏自己的思想。我們看了柴氏作品中的主人公再三再四的反復申論着這種思想，可以證明這樣的解釋是很確實的；並且我們還有更重要的證據。

前面我們已經引證了柴氏的一封信（一八九四年）那封信可以代表柴氏和託爾斯太主義分裂的一個時代；他毅然決然的說：『我從小就相信進步，而且我實在不能不相信；因為我受父母責罵打罰的時候和不受父母責罵打罰的時候，這中間有多麼大的區別呀……』他黃金時代的烏託那，對於他『進步的信仰』表示得很明白；他的信仰是寄託在『將來』，因為他常常是

拿過去同現在相比較的；這種信仰，在我們引出來的話裏邊處處都可以看到；如韋世英說：『：以前是什麼樣，現在又是什麼樣，多麼大的區別呵……』在很有趣味的庫普林（Kuprin）的柴霍甫的回憶裏邊也可以找出好多話來證明以上的話是很確實的：『再過二二百年，生活是多麼樣的好呵！』——柴氏在他亞兒金地方的一個小花園裏，看着那花草和樹木自己幻想着：『我才到這兒的時候，還是一片荒蕪的景象——還都是些砂石成堆，荆棘滿地的景象呵！我到了這兒之後，就把這滿目荒蕪的地方，變成了這樣美麗可愛的花園！』他又帶着很堅決的信仰和很莊嚴的面龐鄭重說道：『你知道，再過二二百年之後，全世界都變成了這樣美麗而且可愛的花園了！那時的生活，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愉快呵……』』

這些都是柴氏自己的話。他很堅決的相信人們的生活是會變成美麗的，自由而且幸福的；他相信全人類的幸福的生活，是要用人們的智慧和不斷的工作去預備，去創造的！自然，柴氏相信進步之後，他就和託爾斯太主義分裂了；他不但否認近代文化的外表，他並且否認文化的內容；他相信『進步』終究使受了痛苦的人們得到安慰。在一八九四年的他那封信裏說：『節儉和

公道告訴我說：『電氣和蒸汽對於人類的愛比真操和修行吃素的人大得多！』在庫普林的柴霍甫的回憶裏邊，最後我們還可以看出柴氏對於一切技術上的新發明，表示着很有興會的精神——他相信一切改良，都是朝着人類將來的黃金時代走的。他所相信的就是進步。很堅決的說：『一切的罪惡——殺人、竊盜、姦淫等等，在現在的知識階級裏邊，幾乎是看不見的。我相信將來正真的文化，可以把人類的道德與精神提高起來。』（庫普林的紀念柴霍甫）

柴氏是相信這樣的；這種信仰把他由那失望、黑暗、絕對悲觀主義裏邊救了出來。那自由而且美麗的生活，是他常常所戀愛的——這句話就是在他信仰託爾斯太主義的時代在他絕對悲觀主義時代的小說裏，也可以看出來。在他一篇短篇小說放逐（一八九〇年）裏邊，他拿那好像禁慾主義的，無論如何都滿足的受了七次徒刑的西門和那不幸的老爺華西里相比較；西門的哲學，就是『什麼也不用主義』，他可以做到裸着身子躺在野地裏吃草的地步；這樣柴氏當然是不與他表同情的！在這篇小說裏邊，就是柴氏最初表示反對託爾斯太主義的意見；這可以明明白白的看見柴氏帶着憎恨與厭惡的心情，站在回回人的背後對西門說：『老爺是好人，是很

不錯的人，你是一個畜牲，是一個壞人！老爺是活人，你是死人……上帝造人是要做一個活人，有他的喜怒哀樂的情慾；可是你什麼也不要，這麼着，你不是一個活人，你是石頭，你是泥土！石頭什麼也不用，你什麼也不用……』

在柴氏最後的小說裡邊，這種宗旨表現的更覺得明顯。對於生活要求的更大。『……我是怎樣的希望着生存呵！——作者大聲疾呼着——我願我這短促的生命，去儘嘗一嘗人間一切的風味；我很想說話、看書、在大工廠裏掄鐵錘、去當兵、去耕田……』（柴氏的無名的故事，一八九二年）『無名的人』在他死的期限逼近的時候，還是期望着想享受一切的生活（這也許是柴氏所推崇的生活是在人得了不治之病的時候，在一八九〇——一八九一年）『我是十分的渴望着生存呵，因為我們的生活是神聖、高尚、莊嚴的同天神一樣！我們活着吧！太陽一天不會出來兩次，人死了不會再活的呵……』

在柴氏很悲慘的一篇小說三年（Три года）裏邊，亞爾冊夫（Алеша）句句所重復的話，我們可斷定這是柴氏借他的口說的。『……俄國的生活是何等的豐富呵，是何等的豐富呵！——』

他大聲呼着：——你知道，我時時的相信，我們生在美滿的生活未實現以前的時候，我願意等着那時候到了，我好加入那樣的生活！』我告訴你，你知道是什麼嗎？再過十年，俄國就要宣佈憲法了！』這是按着庫普林所證明出來的柴氏平時最愛說的話；就是在這裏也可以看出來他對於未來的幸福的生活的一聲回響。亞爾册夫又繼續說道：『我並不要成一個特別的人，並不要作一件偉大的事業，我不過只是想活着、幻想着、希望着在各方面的成就。』

在藁裏邊，這種思想表現得尤其明白；我們可以看出柴氏對於託爾斯太主義的很激烈的攻擊。『應該說教人們只需用三尺地那樣大的一塊地方。但是三尺大的地方是死人用的，不是活人用的！如果我們的知識階級都想到農村去，到村莊上去住，這個也很好。但是這些村莊，就好像三尺地是一樣的！離開了城市，離開了競爭，離開了人羣，去藏到自己的村莊上，——這不是生活，這是利己主義和情性的表現，這是同僧侶一樣的行爲；僧侶對於人們是沒有什麼功勞的！人們所需要的不是三尺地，不是村莊，是全世界，是全宇宙！在那海濶天空的大宇宙裏邊他可以自由的表現他的本性，他的特性，可以自由的發揚他的精神……』

八

這麼看來，柴氏因為相信進步，所以才從絕對的悲觀主義，到了絕對的樂觀主義；現在我們在他的作品裏邊，差不多已經看不見那些憂鬱的情緒，已經看不見那些壓迫精神的凡庸生活的背景，已經看不見那些受凡庸生活壓迫的悲觀的哲學了……但是，這也是很奇怪的事！當柴氏信仰『進步的時期，我們可以看見他的悲觀的意識，我們可以看見那萬尼亞叔父和三姊妹的悲慘的背景來。柴氏常常很高興的證明那生活凡庸的根性已經消滅了，他的勝利者如安尼雅 (ANNA) 和學生特羅飛莫夫 (ТРОФИМОВ) 已經來到了；(看櫻桃園) 這些勝利者的希望就是：『那些卑賤與幻想，都是我們自由與幸福的阻礙，我們離開了這些卑賤與幻想——這就是我們生存的目的與意味！前進吧！我們向着那遼遠的光明的星兒，百折不回的前進吧！朋友們，別要後退！』呵，我願這些光明的新生活快些來到，那時我可以看見我自己的命運，可以覺得我自己是對的，我們是愉快而且自由的！這樣美麗的生活，早晚是一定要來的呵！』這是柴氏最後的小說未婚妻裏邊女主人公所說的話。——不過這些也都是些空虛的安慰吧了。

柴氏無論如何拿『信仰進步』去維持他的精神，但是他不能不感覺到這重要的問題，不是在某時候，不是在『過了二三十年之後』，是要立刻達到他的目的！我們知道，柴氏相信『進步』相信倫理的反個人主義，同時又覺得人格自全的原理也是真實的。這種很深的內心的矛盾，是因為『進步』的信仰沒有把柴氏從那悲觀主義裏救了出來，並且也不能使他相信實證論上進步的學說；格爾琴（Геллен）是很反對這種學說的，尤其反對的是杜思退益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

李門託夫很深的矛盾就是實在論的觀念和浪漫主義的情緒；柴氏的很深的矛盾就是反個人主義的觀念與個人主義的情緒；反個人主義的觀念是勉強養成的，個人主義的情緒是與生俱來的。這兩種觀念都完全反映在柴氏最後十年的作品裏。

我們從一方面看起來，這種信仰的宣傳，是絕對悲觀主義時代的粉飾；『再過二三十年之後，全世界都變成美麗的花園了！那時的生活，也都變成美麗而且幸福的了……』『呵，一定的，將來的生活是何等的美麗呵，是何等的美麗呵……』但是因為現在我們不能達到這樣的生活，我們要拿將來的幸福，來作我們精神的安慰！別要袖起手來；去工作吧，爲着後人的幸福，爲着建

築人類將來的花園去工作吧！那很小的明光，已經在那凡庸主義的環境裏邊閃耀了；工作吧，努力去工作吧，爲着將來的幸福去工作吧！這樣工作的呼聲——這種呼聲同關於將來的幸福在柴氏作品裏是常常看到的——和對於後人的憂慮是相關連着的，我們現在的人們應當格外的爲着後人的幸福去犧牲！我們去工作，我們受痛苦，我們死了之後，這些痛苦和工作，都變成了幸福，爲着我們的後人！那時他們也許輕視我們這現在的乏味的、不幸的、凡庸的生活；也許他們頌揚我們的……『但是如果人們不頌揚我們，上帝一定要嘉許我們的！』我們的工作是沒有白費了呵！我們要去工作，我們要切記着——我們不過是我們後人到幸福之路上去的一道橋梁……

我們可以看見在柴氏作品裏的人物，大多數對於工作的意見；如屠怎霸荷無力的反復說道：『我要去工作了！我要去工作了！』他對於工作的目的，好像飲醉了酒，可以忘了生活卑賤的可怕；其餘的人——這樣的人也居大多數——以工作爲得到將來全世界幸福的一種手段。這些話我們在上邊萬尼亞叔父和三姊妹裏已經知道了；現在我們可以說一說柴氏對於近代的意

見——以工作爲得到後人幸福的一種手段的意見；就是特羅飛莫夫和亞爾冊夫，就是亞爾冊夫很願享受他那完全的有目的的生活。但是這位亞爾冊夫還沒有說出來他對於生活渴望的話，他就說出他真正的反個人主義的話來了，他對拉普潔夫哀訴着他不能做他生活的主宰，他不能適應他的生活，大概生活對於他所要求的很大，他說：『大概我一般的人都犧牲的很多。』

——亞爾冊夫很冷淡的回答說：『朋友，一切都很好……不過這話到再一回來證明吧，俄國的生活是多麼樣的豐富，是多麼樣的豐富呵……』換句話說，我們犧牲了我們自己，把我們自己當作將來人類花園裏邊培植鮮花的肥料。當然，這是很可以安慰他們的；不過在這時伊凡加拉瑪左夫的鬼魂又對亞爾冊夫說：『我們的痛苦與犧牲，並不是爲着未來人們的幸福……』

九

這些不過是從一方面看的；我們要再從別一方面看起來，柴氏是常拿他的左手去破壞他右手所建設的，這在他倫理的個人主義裏邊表現得很清楚；他同時去建設，又同時去破壞。在決鬪（一八九二年）裏邊柴氏很明鮮的表白出來倫理的人格價值，和人格自全的價值。那可憐

的八十年代的拉耶夫斯基，我們對他不能表同情的，但是我們對那很誠實的無情的達爾文主義者珂林，卻不能不表同情；他爲着社會的幸福，要求要消滅了拉耶夫斯基一般的人們。如果國家或社會委他去殺那拉耶夫斯基，他一定去殺他去了……拉耶夫斯基的女人娜潔日妲，是一個尤其可憐的人，但是珂林要求教社會上用武力把這一般的女人送給她們的丈夫，如果她丈夫不要她，那就把她送到感化院裏或下到監獄裏去。這很可以看出柴氏藉着沙莫林珂的口說道：『如果你把人們都溺死或縊死，你的文化還有什麼用處呢！你的人道還有什麼用處呢！……』這篇小說的末尾帶着很溫和，很和平的音調，教人注意這就是柴氏根本的思想。

人類就是目的，人格比一切都高尚，這一種思想，柴氏表現的不是一次了。在屋頂樓閣（一八九五年）裏邊，一個藝術家，他以爲人類在宇宙和生活裏邊比一切都高尚；比一切權力，一切神祕，一切靈異都高尚；他反對宗教裁判的學說……他以一切不了解的事爲奇事，但是他不去服從那些奇事。『我對於一切我所不明白的想像，我細心的去觀察他，我不去服從他，因爲我比他們高尚。人們應當承認他自己比獅子、老虎、星晨要高尚，比宇宙間的一切都要高尚，比一切神

祕都要高尚，不然的話，他不是人，他是恐懼一切的老鼠……』這位美術家是一位半託爾斯太主義者，自然，他說的並不是代表柴氏的意見，因為柴氏在這時（一八九五年）已經完全同託爾斯太主義脫離關係了；這位美術家的社會學說和柴氏的觀念是絕對的不相同的，看耶柏基耶夫斯基，顧普林和撒爾格印珂等的回憶柴霍甫）但是剛才所引出來的話，並不是這小說裏邊的人的話，柴氏在他自己的作品裏，常常反復的說着他這種人格絕對高尚的思想。有時他表現這種思想，同他的根本的思想——將來人們的幸福，那時候倫理的個人主義對於反個人主義就得了勝利了。

我們再注意看一看那無名的故事裏邊那位『無名人』的結尾的幾句話：『我相信後人利用着我們的經驗，他們的生活，一定是比較容易，比較光明了。但是人們可以和後世分開過去生活，不一定一切都是要爲着後人的。我們這一生就活這一次，因此我們要過我們的愉快的、美麗的、有意味的生活……我相信實用和必需在環境裏邊是要發生一種現象的，但是爲什麼要管這些必需的事情呢？我爲什麼要消滅自我呢？』我們知道爲着倫理的個人主義，柴氏很激烈的

批評八十年代的反個人主義的學說；在莫裏邊，特別有力的公然的表現着他同訶爾斯太主義，同小事主義和緩慢學說，絕對脫離了關係。柴氏藉着加馬拉斯基的口說道：人們所需用的不是三尺地，是全世界，全宇宙；拿着全宇宙，全世界當作他自由發揚精神的舞臺。後人利用自由的結果，這並不是好的安慰；自由的結果，是我們對他的慾望，是現在就需要的，是一切的人格對他需要的。加馬拉斯基說：『自由就是幸福，他好像空氣一樣，沒有他是不行的，我們要期待着他吧。』（這也可以說是八十年代柴氏自己說的話）可是現在我要問：爲着什麼要期待呢？……爲着什麼要期待呢？我問你，爲着什麼希望呢？人家告訴我說，一切不能一時來的，在這時候，在生活裏邊，一切主義的實行，是要慢慢來的。但是這是誰說的話呢？有什麼憑據呢？有什麼理由呢？你拿自然法來做證據，但是在這兒也有自然法嗎？比如我是一個活的有思想的人，我站在一個深坑上，我等着那坑的草長滿的時候，或是那坑裏的泥土把他填滿的時候我再過去嗎？在那時我也許會從他上邊跳過去，或者我也會從他上邊築一道橋梁吧？但是我還是爲着什麼等待呢？等着我沒有能力生存的時候，但是還是想活着呵！

這就是柴氏的對於社會凡庸主義時代的理想的葬鐘……讓他們都去安息吧！但是我們要注意這葬鐘與柴氏的反個人主義的理想是很有關係的，與柴氏的對於未來生活美麗的歡喜是很有關係的；柴氏拿他倫理的個人主義，葬送了他的實證論上的進步的信仰；他的消極主義戰勝了他的積極主義。

這種勝利不能來調和柴氏的矛盾；他不能棄了他進步的信仰，因為在他前半期的時候，這種信仰會把他從那絕對的悲觀主義裏邊，從那生活凡庸的恐怖裏邊把他救了出來；從別一方面看起來，這種信仰不能夠滿足他，或者只能滿足他一小部分，這些我們在上邊已經看出來過的。所以那抑鬱悲觀的色彩，在柴氏的作品裏邊，始終是比愉快的色彩重得多！究竟柴氏自己常常的覺得人類美麗的生活，是現在就需要的，即刻就需要的，不是過了二三十年之後才需要的！在他五十年前的李門託夫也是覺得如此！但是他們這種感覺，不能戰勝了他們的對於凡庸生活的恐怖，並且不能來調和他們內心的矛盾；他們的判斷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

柴氏去世，到今年整整二十年了，在他這二十年紀念的時候，莫斯科的雜誌——如探燈等——和日報，都刊着專號，轟轟烈烈的來紀念他！我現在鄭重的來把他介紹過來，附到三姊妹後邊，聊表紀念的微忱！

這篇文章，大意是採取柴氏集第一卷上的柴霍甫傳及伊凡諾夫——拉祝母尼克（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的俄國文學（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上論柴霍甫一章而成的。伊氏是現在俄國文壇上很有權威的批評家，所論很有獨到的地方！

我譯此書時得秋白、佩秋和柏列偉先生（С. А. Иордан）不少的幫助，故特在此附筆謝謝他們！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靖華於北京。

